

聊齋志異

1. 1990

2. 1991

3. 1992

4. 1993



欲以... 願因... 不言去... 又慮請之

性激烈必當不允故許以十金為助王

果少之踴頭言於母曰母曰責我作

人報母有日勿以區區放却財神去媼以女

之使婢邀王即趙難中悔加金付媼王與女歡

正敵既蒙繼德義即空重若傾囊博此

悲妾妾夙塵實非所願未有敦篤可託此

聽誰鼓已三下矣女急易男装艸皆心

主人靡王政後，雙衛托以急務，命僕便發女以符繫，僕收近，驅身上，從轡極馳，日不容啓，身居但聞風，馮平州至漢江口，祝屋而止。王驚其異，女曰：「言之得無懼乎？」妾非人，狐耳，母貧，淫日，遭虐，遇心，所積，懣今，幸脫苦海，百里外，即非所知，可幸無恙。王略無疑，二從容曰：「室對芙蓉，家徒四壁，實難自慰，恐終見棄，置女，尙為此慮，今市價皆可居，三數口，淡薄亦可自給，可齧馮驢子，作貲，本主如言，即則前設小肆，主與僕人，躬同，搽作，賣酒，販漿，其中，女作，披肩，刺荷，囊日，獲贏，餘願，瞻甚優，積年，餘漸，能蓄，婢媪，王自是不著，犢鼻，但課，督而已，女一日，悄然，忽悲曰：「今夜，合有難，作奈何？」王問之，女曰：「母已知妾，消必見凌，逼若遣，姊來，吾無憂，恐母目至，身夜已央，自慶曰：「不妨阿姊，果笑居也。」

妮子排闥入，女笑之，照子罵曰：「婢子不」

言隨人逃匿若母令我傳去即出索子。繫女頭女怒曰此一者得何非女。三  
梓女斷於家中婢媪皆集妮子惧奔出苦姊歸母必自至大禍不遠可速作計  
急辦裝將更播遷媪忍掩入怒容可掬曰我固知婢子無禮須自來也女迎跪哀  
啼媪不言揪髮捉去王徘徊悵惘眠食都廢急詣六河無得賄贖空則門  
庭如故人物已非阿之居人俱不知其所徙悼喪而返於是俵散客旅囊貫東  
歸後數年偶入燕都過育嬰堂見一兒七八歲僕人怪似其主反復凝注之王  
阿看兒何說僕突以對王亦笑細視兒風度磊落自念之嗣因其肯已愛而  
贖之語其者自稱王孜王曰子棄之襁褓何知姓氏曰本師嘗言得我時身前有  
字書山東王文之子王大駭曰我即王文烏符有子念必同已姓名者心竊喜甚

愛惜之及婦見者不問而知為王生子收漸長孔武有力喜田獵不務生產樂  
聞好殺王亦不能稍制之又自言能見鬼狐悉不之信會里有患狐者請收  
往覘之空則指狐隱處令數人隨指以擊之即聞狐鳴毛墜又落自是遂  
安由是今益異之王一日游市廛忽遇趙東樓巾袍不整形色枯黯驚問所來  
趙慘然請問王乃偕婦命酒趙曰嫗得馮頭橫施楚掠既北徙又欲奪其老女  
矢死不二因囚置之生一男棄諸曲巷聞在育嬰堂想已長成此君遺禮也王出  
涕曰天幸孽兒已歸因述本末問君何落拓至此嘆曰今而知青樓之好不可過  
認真也夫何言先是媪北徙趙以負販送之負重難遷者悉以賤售途中脚直  
供億煩費不貲因大虧損媪子索取者數年萬金以滿然媪見牀頭金盡且

只留眼妮子漸寄貴家宿恒數夕不覺趙憤激不可耐怒無念之適他出  
踴頭自窗中呼趙曰柵欄中原無情好所徇膠者錢耳若依戀不去將撥奇  
禍趙惧如夢初醒臨行竊往視女授書使遣王趙乃歸因以此情為王述之  
即出鴻頭書云知汝兒已在膝下笑妾之厄難東樓君自能徇悉前世之孽  
夫何可言妾處室之中時無天日剝創裂膚仇火煎心易一展成如歷年歲  
若如不忌漢上雪夜單衾迭互煖抱時當與兒謀必能脫妾於厄毋妨雖恐  
要是骨肉但囑勿致傷殘是所願耳王讀之泣不自禁以金帛贈趙而去時  
年十八笑王為述前後因示母書汝怒昔欲裂即日赴都詢吳媪居則車馬方  
盈夜直入妮子方與湖客飲望見汝愕立變色汝驟進敘之賓客大駭以為



寇及視女尸已化為狐狡持刃逕入見媪增婢作漢狡奔近室門媪忽不見狡四  
顧急抽矢望屋梁射之一狐貫心而降遂決其首尋得母所投石破局母子各  
失聲母問媪曰已誅之母怒曰兒何不聽吾言命持荏苒郊狡偽訪之剥其皮而  
藏之檢媪箱篋盡卷金貫奉母而歸夫婦重諧悲喜交至既聞吳媪言  
在吾囊中激為剛之出兩革以敵母怒罵曰忤逆兒何得此為號慟自搥轉側欲  
死王極力撫慰以兒瘡革狡急曰今得安樂所相忘槩楚耶母益怒啼不止狡荏  
皮反報始稍釋王自女歸家益感心德趙報以巨金趙始知媪母子皆狐也狡承  
奉甚孝然悞觸之則怒聲暴吼女謂王曰兒有物初不利去之終當殺人傾產  
夜伺狡睡潛繫其手足狡醒曰我無罪王曰將潛爾虐其勿苦狡大呼轉側不

可開女以巨針刺踝骨側深三四分許  
如之已乃釋縛拍令安卧天明奔候父母涕泣曰兒早夜憶昔所行都非人類  
夫母大喜從此溫和如處女鄉里賢之

異史氏曰狐盡狐也不謂有狐而奴者至狐而鵠則數而禽矣機理傷倫  
其何之怪至百折千磨之死靡他此人類所難而乃於狐也得之半唐右謂  
魏徵旣更斌媚吾於蠅頭亦云

酒虫

長山劉氏體肥嗜飲每獨酌輒盡一甕負郭田三百畝輒半種黍而家豪  
富不以飲為累也一番傳見之謂其身有異疾劉答言無傳曰君飲嘗不醉

否曰有之曰此酒蟲也劉愕然便求醫療曰易耳問需何藥俱言不須但令於  
日中俯臥繫手足去首半尺許置良醞一器板時燥渴思飲為極酒香又鼻  
膠又上熾而苦不得飲忽覺咽中暴痒哇有物出直墮酒中辭得視之亦  
肉長三寸許蠕動如游魚口眼悉備劉驚謝酌以金不受但乞其蟲問將  
何用曰此酒之精甕中貯水入蟲攪之即成佳釀劉便試之果然劉自是為酒  
如仇體漸瘦家亦日貧後飲食空不能給

吳史氏曰日晝一石無損其富不飲一斗適以益貧豈飲啄固有數乎或  
言蛆是劉之福非劉之病僧愚之以成其術然歟否歟

商人白有功言在滌口河上見一人荷竹筥 牽巨大二於篋中出木雕

餘子目轉動艷妝如生又以小錦鞦被身便令跨坐去意適已也  
自起學解馬作諸劇燈而收藏腰而尾翬跳拜起立靈變不訖又作昭君  
出塞別取一木離兒插雉尾扱羊裘跨大泛之昭君頻面頰羊裘兒揚鞭  
追逐真如生者

### 封三娘

世十一娘曉城茶酒之女少豔羨騷雅尤絕父母鍾愛之求聘者輒令自擇  
女恒少可會上元日水月寺中諸尼作盂蘭盆會是日游女如雲女亦詣之方隨  
喜明一女子步趨相從屢望顏色似欲有言審視之二八絕代妹也悅而好之轉  
用眇注女子微笑曰姊非范十一娘乎答曰然女子曰久聞芳名人言果不虛謬十

一娘亦審里居女容言妾封氏第三近在鄰村把臂歡笑詞致溫婉於是大  
相愛悅休戀不捨十一娘呵何無伴侶曰父母早世家中止一老嫗留守門戶故不  
得來十一娘將歸封凝眸欲涕十一娘亦惘然遂邀過從封曰娘子朱門繡戶  
妾素無葭莩子親慮致訛嫌十一娘固邀之答俟異日十一娘乃脫金釵收贈  
之封亦摘髻上綠簪為報十一娘既歸傾想殊切出所贈簪非金非玉家人都  
不之識甚異之日望其來悵然遂三病父母訊得故使人於近村諮訪並無知者  
時值重九十一娘羸頓無聊倩侍兒強扶窺園設褥東籬下忽一女子攀垣  
來窺視之則封女也呼曰接我以力侍兒泣之甚驚遂下十一娘驚喜預起  
曳坐褥呵責其負約且呵所來答三 妾家去此尚遠時來舅家作耍前

言近村者緣舅家耳別後懸懸下思自賤者與買人交易未登即先  
衷慚作塔為婢僕下眼觀是以不果采適徑牆外過聞女子語便一攥手望  
真是小姐今果如願十一娘因述病源封泣下如雨因曰妾采當洎秘密造言生  
事者飛短流長所不堪受十一娘諾偕歸同榻快與傾懷病尋愈訂為姊  
妹衣服後為輒互易看見人來則隱匿天幙間積五六月公及夫人頗聞之  
一日西人方對奕夫人掩入諦視驚曰真吾兒友也因謂十一娘間中有良友我  
兩人所歡胡不早白十一娘因述封意夫人頗謂三娘伴吾兒極所忻慰何味之  
封眉暈滿頰嘿然指帶而已夫人去封乃告別十一娘苦留之乃止一夕自門外匆  
皇奔入泣曰我固謂不可番今果適此大序驚問之曰適出更衣一少年丈夫

橫來相干章而得逃如此漫何面目十一娘細詰形貌謝曰勿須怪此妾痴兄會  
告夫人杖責之封堅辭欲去十一娘請待天曙封曰舅家咫尺但須以梯度我過  
牆耳十一娘知不可留便兩婢踰垣送之行半里許辭謝自去婢返十一娘伏牀悲  
惋如失伉儷後數月婢以故至東村暮歸遇封女泛老嫗來婢喜拜問封亦  
惻然訊十一娘與居婢投袂曰三姑過我家姑盍欲死封曰我亦思之但不樂使  
家人知歸啓園門我自空婢歸告十一娘十一娘喜從其言則封已在園中笑相見  
各道問淵綿不寐視婢子眠熟乃起移與十一娘同枕私語曰妾固知娘子未  
字以才色門地何患無貴介婿然紉衿兒教不足教如欲得佳偶請無以貧富  
論十一娘感之封曰舊年邂逅處今漫道場明日再煩一往當令見一如意即

若妾少讀相人書願不參差昧爽封心出行僕聞若十一娘與行妻已先在門  
覽一周十一娘便邀同車攜手出門見一秀才年可十七八布袍不飾而容儀俊偉封  
潛指曰此翰苑才也十一娘略視之封別曰娘子先歸我即從室入暮果室曰我適物  
色其詳其人即同里孟安仁也十一娘知其貧不以為可封曰娘子何亦墮世情哉  
此今可長貧賤者余當快眸子不浸相天下士笑十一娘曰且為奈何曰願得一物  
持與訂盟十一娘曰姊何州父母在不遂如何封曰妾世為正恐其不遂耳志若  
臣生死何可奪也十一娘之不可封曰娘子姻緣已動而魔劫未消所以故來報前  
好身請即別即以所贈金鳳釵矯命贈之十一娘方謀更商封已出門去時孟  
生貧而多才意將擇耦故十猶未聘也是日忽睹西艷婦涉冥想一更向盡



封三娘款門而入燭之謀為日中所見喜致詰問曰妾封氏也十一娘之女伴也生大  
悅不暇細審遽前擁抱封拒曰妾非毛遂乃曾在生十一娘館締永好請倩米也  
生愕然不信封乃以釵示生喜不自已矢曰勞眷注若此僕不得十一娘寧終歸  
耳封遂去生詰旦浼鄰媪訪之曰夫人夫人曾之竟不商女立便却去十一娘知之心失  
所望深怨封之恨已也而金釵難返只須以死矢之又數日有某神為子求婚恐不諧  
浼邑宰作伐時某方居權要范公心畏之以問十一娘十一娘不樂母詰之嘆曰不言  
但有涕泪使人潛告夫人非孟生死不嫁公聞益怒竟許某紳家且疑十一娘有私意  
於生遂涓吉速成禮十一娘忿不食日惟耽臥空親迎之前夕忽起攬鏡自戕夫人  
竊喜俄侍女奔白小姐自縊舉室嗚呼三悔無可及及三日遂葬孟生自鄰媪反

命惜恨欲絕惡道探訪每異漫恍惚如集有主忽火中燒萬慮俱斷笑未幾  
聞玉蕊香埋懽慙悲畏恨不從麗人俱死向說出門意將乘昏夜一哭十一娘之  
墓歎有一人來近之則封三娘向告曰喜姻好可就笑生泣慙曰卿不知十一娘正耶封曰  
我所謂就者正以其止可急喚家人發冢我有異藥能令蘇生從之發墓破棺後  
檢其穴生自負尸與三娘俱歸置榻上投以藥踰時而蘇顧見三娘問其何所封  
指生曰此孟安仁也因告以故始如夢醒封惧漏洩相將去五十里避匿山村封欲辭去  
十一娘泣置伴使別院居因偵殉葬之飾用為資度亦稱小有封每遇生來輒走  
避十一娘泛容曰吾姊妹骨而不帶也然終無百年聚計不如效英皇封曰安女得  
異訣吐納可以長生故不願嫁耳十一娘笑曰世傳養生術汗牛充棟行而效者誰也

封曰妾所得非世人所知世傳並非真訣惟華陀五禽圖虛為不妄凡修煉家無非  
欲血氣流通耳若得厄逆之兆作虎形立止非其驗耶十一娘陰與生謀使偽為遠出  
者入夜強勸以酒既醉生潛入污之三娘醒曰妹子害我矣倘色戒不破道成當升  
第一天今墮奸謀命耳乃起告辭十一娘告以誠意而哀謝之封曰實相告我乃狐也  
綠膽麗容忽生愛慕如繭自纏遂有今日此乃情魔之劫非關人力再晉則魔  
更生無底止矣娘子福澤正遠珍重自愛言已而逝夫妻驚嘆久之逾年生御  
會果捷官翰林授刺謁范公愧悔不見固請之乃見生入執子婿禮伏拜甚  
恭公愧怒疑生儂薄生請明且道情事公不深信使人探諸其家方大驚喜  
陰戒勿宣懼有福變又二年某紳以姻即發覺父子充途海軍十一娘始歸

寧原

狐夢

余友畢怡庵僮不羣其家從自喜貌豐肥多髯士林知名嘗以政空封刺  
史公之別業休憩樓上傳言樓中故多狐畢母讀青鳳傳心輒向往恨不一  
遇因於樓上杙想凝思既而歸齋日已寢暮時暑月燠熱當戶而寢睡中  
有人搖之醒而却視則一婦人年逾不惑而風雅尤存畢驚起問其誰何笑曰我  
狐也蒙君注念心竊感納畢聞而喜投以嘲詼婦笑曰妾齒加長矣從人不  
見恐先自慚且有少女及笄可侍中柳明宵無寓人於室當即來言已而去空  
使焚香坐伺婦果携女空態度嫻婉曠世無匹婦謂女曰畢即與有夙宿即

酒番止明且早歸勿貪睡也畢與握手入幃歎曲備室事已笑曰肥即痴重使人不堪  
未明即去既及自來曰姊妹輩將為我賀新郎明日即屈同去問何所曰大姊作筵  
主去此不遠也畢果候之良久不至身漸倦惰伏案頭女忽入曰勞君久伺笑  
乃握手而行奄至一巷有大院落直上中堂則見燈燭熒熒燦燦若星點俄而主  
人出年近二旬淡妝絕美儼社稱加員已將臥席婢入白二娘子至見一女子八年可  
十八九笑向女曰妹子已破瓜矣新郎頗如喜否女以扇掩口白眼視之二娘日記  
兒時與妹相撲為戲妹畏人欺脇骨這呵手指即笑不可耐便怒我謂我當  
嫁佳僥國小王子我謂婢子他日嫁多髯郎刺破小吻今果然笑大娘笑曰無怪  
三娘子怒詛也新郎在側直爾憨跳踊之令尊促坐宴安甚懽忽一少女抱一

猶至年可十二離髮未落而艷媚入骨大娘曰四妹亦要見婿又耶此無坐處  
因提把都頭取肴果解之移時轉置三娘懷中曰壓我將收接痛二姊曰婢子  
許大身如百斛重我脆弱不堪既欲見姊夫姊夫故狂偉肥都耐坐乃投置畢懷  
入懷香更輕若無人畢把與同杯飲大娘曰小婢勿過飲醉失儀容恐姊夫所笑  
少女夜展笑以手弄猫甚喜然嗚大娘曰尚不拋却起走蚤蚤矣二娘曰請以狸  
奴為令執箸交傳嗚處則飲衆如其教至畢輒嗚畢故豪飲連舉數觥乃知  
小女子故提令嗚也因大喧笑二姊曰小妹子歸休應飲即若恐三姊恐人小女即乃  
把猫去大姊見畢善飲乃摘鬚子貯酒以獻視鬚僅容并許然飲之覺有數  
斗之多比乾視之則荷盞也二娘亦欲相酌畢辭不勝酒二娘出一口脂合子天於

彈丸酌日既不勝酒聊以示意畢視之一吸可盡接吸百口更無乾時女在傍以小蓮杯易合于去曰勿為奸人所弄置合案上則一巨鉢二娘曰何預汝事三日即君便如許親愛耶畢持杯向口立盡把之憤軟審之非杯乃羅襪一剗襯飾工他三娘奪罵曰猾婢何時盜人合服于去怪道是冷冰也遂起入室易約女約畢離席告別女送出村便畢自歸愾然醒寤竟是夢景而鼻口醺酒氣猶濃異之至暮女來曰昨宵未醉死耶畢言方疑是夢女曰姊妹怖君狂譟故托之夢實非夢也女每與畢更畢輒負女笑曰君日嗜此花謂必大高看今視之只平耳畢求指誨女曰奕之為術在人自悟花何能益君朝夕漸柔或當有異后數月畢覺稍進女試之笑曰尚未尚未畢出與所堂不亦者府則人覺其異咸奇之畢為人

坦直身無宿物微洩之女已知責曰無事乎同道者不交狂生也且噫慎密何  
尚爾佛然欲去畢謝過不遑女乃稍解然由此來侵疎笑積年餘一日來兀坐相  
向與之奕不奕與之寢不寢悵然良久曰君視我孰如青鳳曰殆過之曰我自慚  
弗如然聊齋與君文字交請煩作小傳未必千載下無愛憶如君者畢曰夙有此  
志曩導舊囑故祀之女曰向為是囑今已得別後何諱問何往曰妾與四妹  
為西王母徵作花鳥使不得得來曩有姊行與君家妯兄臨別已三庄二女今尚未  
離妾與君妾無所累畢求贈言曰感三乳平過自寡遂起授手曰若送我行至  
里許洒涕分手曰彼此有去未必無會期也乃去康熙二十一年臘月十九日畢于與  
余抵是緡然堂細述其異余曰有狐若此則聊齋之筆墨有光榮矣遂書之



布客

長清某販布為業客於泰安間有術人工皇命之學詣問休咎術人推之曰運數  
大惡可速歸某惧囊中負北下途中遇一短衣人似是籍胥漸清與語遂相知  
悅屢布疑良飲呼與共啜短衣人甚德之某問所幹營答言將適長清有所  
句致問為何人短衣人出牒示令自審第一即己姓名駭曰何事見句短衣人曰我  
非生人乃至高里山東四司誦伎想子壽數盡矣某出涕求救鬼曰不能然牒上名  
多拘集尚需時日子速歸若延置後事我最後相抱此即所以報交好耳無何  
至河際斷絕橋梁行人艱涉鬼曰子行死矣一文亦將不去請即建橋利行人  
雖頭煩費然於子未必無小益其然之若婦告妻子作周身具尅日鳩工建橋

久之鬼竟不空竊疑之一日鬼忽來司我己以建橋事上報城隍轉達真  
司笑謂此一節可延壽命今謀名已除故以報命某喜感謝後再空泰山  
不忘鬼德故費楮錠呼名酬奠既出見短人<sub>水</sub>匆遽而來曰子幾禍我適司  
君方莅事幸不聞知不然奈何送之救武曰後勿復來倘有事北往自當迂  
道過訪遂別而去

農人

有農人芸於山下婦以陶器為餽食已置器壠畔向暮視之器中餘粥盡空  
如是者屢心疑之因睨之以覘之有狐來探首器中農人拊鋤潛往力擊之狐  
驚竄走器囊頭皆不得脫狐顛磨<sub>二</sub>爾器碎落出首見農人竄益急起

山而去後數年山南有貴家女苦狐纏祟勅勒無靈狐謂女曰彼上符呪能奈  
我何女給之曰汝道術良深可幸永好願不知生平亦有所畏者否狐曰我固所  
怖但十年前在北山時嘗竊食田畔被一人戴帽豎持曲項兵幾為所戮至今  
猶悸女告父父思殺其所畏但不知姓名居里無從問訊會僕以故至山村向  
人偶道旁一人驚曰此與吾曩年事適相符同將無向所逐狐今能為怪耶  
僕異之歸告主人主人喜即命僕馬招農人來敬白所求農人笑曰曩年遇詆  
有之願未必即為此物且既能怪變豈復畏一農人貴家固強之使披戴如  
前日狀入室以鋤卓地詫曰我日覓汝不可得汝乃逃匿在此耶今相但決殺  
不宥言已即聞狐鳴於室農人益作怒狐即哀言乞命農人叱曰速去釋

汝女見狐奉頭鼠竄而去自是遂也

章阿端

衛輝戚生少年猛藉有氣敢任時大姓有巨第白晝見鬼死亡相征願以賤  
售生厲其直購居之而第闕人稀東院樓亭高艾茂林亦植廢置家人夜驚  
輒相諱以鬼而月餘喪一婢無何生妻以暮至樓亭既歸得疾數日卒歿家  
人益惧勸生他徙生不聽而塊然無偶惴惴自傷婢僕輩又時以怪異相聒<sub>生</sub>怒  
曰盛氣褻被獨卧荒亭中燭以覘其異久之無他亦竟睡去忽有人以手  
探被反復相探生醒視之則一老婢孿身蓬頭擁腫無度生知其鬼捉臂  
推之笑曰尊範不堪承教婢慙斂手蹙蹙而去少頃一女郎自西北隅出神情

妮妙闖然至燈下怒罵何處狂生居懸高卧生起笑曰小生此間之第主候卿討  
房稅耳遂起裸而捉之甘急遁生先趨西北隅阻其歸路女既窮便坐牀上近臨  
之對燭如仙漸擁諸懷女笑曰狂生不畏鬼耶將禍爾死生強解裙襦則亦不甚  
抗拒已而自白妾章氏小字阿端悞適此陽子剛慢不仁橫加折辱憤恨大逝  
瘞此二十餘年矣此宅下皆墳冢也阿若婢何人曰亦一故鬼送妾服役上有生人  
居則鬼不安於夜室適令驅君耳聞捫捫何為笑曰此婢三十年來循人道其情  
可憫恣亦太不自諒矣要之餒怯者鬼益侮弄之剛腸者不敢犯也聽鄰鐘  
響斷着衣下牀曰如不見猜使當沒室入夕果空個得益懼生曰室人不幸姐謝  
感悼不釋於懷卿能為我致之否女聞益戚曰妾死二十年誰一然念憶者若

誠多情妾當極力懇闢投生有地笑一知尚在冥司否逾日告生曰女已將生  
貴人家以前生天耳環據婢自縊死此案未結以故遲留今尚寄藥玉廊下  
有臨守者妾使婢往行賄或將來也生問卿何闢散曰枉死鬼不自投見閻摩  
天子不及知也二鼓向盡老婢果引生妻而生執手大悲妻含涕不能言女別  
去曰兩人可語契濶乃反請相見也生慰問婢死事妻曰無妨行結矣上牀偃  
抱歎若平生之歡由此遂以為常後五日妻忽泣曰明日將赴山東垂離苦長奈  
何生聞言揮涕流離哀不自勝女勸曰妾有一策可得暫聚共收涕詢之女請  
以錢紙十提焚南堂杏樹下持賄押生者俾後時日生從之至夕妻空曰草賴  
端娘今得十日聚生喜禁女勿去晉與連牀暮以燈恍惟恐惟盡過七八日

以限期將<sup>時</sup>夫妻終夜哭問計於女曰勢難再謀試為之非真資百萬不可  
生焚之如救女來喜曰妾使人與押生者闕說初甚難既見多金心始搖今已  
以他鬼代生笑自此日亦不復去令生塞戶牖燈燭不絕如是年餘女忽病瘖  
問懊懷恍惚如見鬼狀妻撫之曰此為鬼病生曰端娘已鬼又何鬼之能病妻曰  
不然人死為鬼死為漸鬼之畏漸猶人之畏鬼也生欲為聘巫醫曰鬼何可以  
人療鄰媪王氏今行術於冥間可往召之然去此十餘里妾之弱不能行君焚  
芻馬生從之馬方熟即見女婢牽赤騮授從庭下轉瞬已杳少間與一老媪登  
騎而采芻馬廐柱媪入切女十指既而端坐首偃俛作態仆地移時蹶而起曰  
我黑山大王也娘子病大篤幸遇小神福澤不淺哉此業鬼為缺不妨不妨但是

病有瘳，適厚我，供養金百，銚錢百，母感，延一設，不得少缺，妻一一嚙應，媼又仆，而蘇，尚病者，呵叱乃已，既而欲去妻，送諸庭外，贈之以馬，款然而去，人視女，卽似稍清醒，夫妻大悅，撫問之，女忽言曰：「妾恐不得再履人世矣，合目輒見冤鬼，命也因泣下，赴宥，病益沈殆，曲體戰栗，妾有所睹，拉生同卧，以首入懷，似畏撲捉，生一起，則驚叫不寧，如此六七日，夫妻無所為計，會生他出半日，而婦聞妻哭聲，驚問，則端娘已斃牀上，妾斃猶存，啓之，白骨儼然，生大慟，以生人祀於祖墓之側，一夜，妻夢中嗚咽，搖而問之，答云：「適夢端娘來，言其夫為漸鬼，怒其改節，泉下唧恨，索命去之，我作道場，生早起，卽將如教，妻止之曰：「度鬼非君所可與力也，乃起去，踰刻而來自，余已令人邀僧，侶當先焚錢紙，作用度生，從之日，方落僧。」



衆畢集金饒法鼓一如人世妻每謂其胎且生殊不聞道場既畢妻又夢端娘  
來謝言寃已解矣將生作城隍之女煩為轉致居三年家人初聞而惧久之漸習  
生不在則隔窗啓窺一夜向生啼曰前也押生者今情弊漏洩安責其急恐  
不能久取笑數日果疾曰情之所鍾本願長死不樂生也今將永訣得非數乎生  
皇遽取策曰是不可為也則受責乎曰薄有所罰懲偷生罪大偷死罪小言  
訖不動細審之面龐形質漸就漸滅矣生每獨宿亭中異有他遇終亦寤  
然人心遂安

餽能媪

韓生居別墅手栽瀛蓋始返一夜妻臥聞人行聲視之爐中煤火熾耀甚

明見一媪可八九十難及常背衰髮了數向女曰食餽能否女俱不敢應媪  
遂以鐵箸撥火加釜其上又注以水俄聞湯沸媪掠襟落腰索出餽能數十  
枚投湯中歷有聲自言曰待尋筋來遂出門去女乘媪去急起捉釜傾置  
後蒙被而卧少刻媪室遍聞釜湯所在女大惧而號家人盡醒媪始去階竇  
始視則土斃虫數十堆累其中

金永年

利津金永年八十二歲無子媪亦七十八歲自多絕望忽夢神告曰本應絕嗣念  
汝貧賤早準賜予一子醒以告媪曰此真妄想兩人皆將就生本何由生子無何媪懷  
震動十月竟舉一男

花娘子

安幼輿、陝之拔貢生。為人揮霍好義，喜放生。見獵者獲，禽輒不憚重，真買糶之。會舅家喪，狂助執紼。暮歸，路值華岳迷竈山谷，中心大恐。矢之外，忽見燈火，趨投之。數武中，歛見一叟，偃屨杖，斜徑疾行。安停足方欲致問，叟先詰誰何。安以迷途告，且言燈火處必是山村。將以投止，叟曰：「此非安樂御，辛老天采可送去。」茅廬可以下榻，安大悅。送行里許，睹小村，叟扣荆扉，姬出，落闌。以卽子采耶。叟曰：「話脫入，則舍宇湫隘。」叟挑燈促坐，便命隨事具食。又謂姬曰：「非他，是吾恩主。」姬于不能行步，可喚花娘子來釀酒。俄女卽以饌具入，立叟側。秋波斜盼，安視之，芳容韶蕙，殆類天仙。叟領令，環酒房西隅，有煤爐。

女即入房撥火。安問此公何人。答云。老天重姓。七十年止有此女。家少婢僕。以若非他人。遂放出。妻見子。幸勿哂也。安問家何里。答言。尚未。安替其喜。鹿稱不容。要方護抱。忽聞女即驚號。妻奔入。則酒沸火騰。要乃救止。訶曰。老天婢。濡猛不知耶。回首見爐傍有苗。心插紫姑未竟。又訶曰。良蓬。許裁如嬰兒。持向安曰。貧此生涯。致酒騰沸。蒙君子得譽。豈不倍死。安審諦之。眉目袍服。製甚精工。贊曰。雖近兒戲。亦見慧心。斟酌移時。女頻來行酒。嬌態含笑。休不道。潘安注目情動。忽聞嫗呼。妻便去。安覩無人。謂女曰。睹仙容。使花魂失。欲通媒妁。恐其不遂。如何。女抱靈向火。嚙若不聞。屢問不對。生漸入室。女起厲色曰。狂郎入闥。得何為。生長悲哀之。女奪門欲出。安暴起要遮。伊接膝。

極女顛聲疾呼。更復遠入。問安釋手而出。殊切愧恨。如送客。向父曰。酒。及。嘉。沸。非。即。君。來。盡。于。融。化。矣。安。聞。女。言。心。始。安。安。益。德。之。魂。魄。顛。倒。喪。所。懷。來。於。是。偽。醉。離。席。女。亦。遂。去。更。設。衾。褥。斷。非。乃。出。安。不。寐。未。曙。呼。別。至。家。即。浼。交。好。者。造。廬。求。脾。俟。日。而。返。竟。莫。得。其。居。里。安。遂。命。僕。馬。尋。途。自。往。至。則。絕。壁。峽。岩。竟。無。村。落。訪。諸。近。里。則。此。姓。絕。少。失。望。而。歸。遂。忘。食。寢。由。此。得。命。督。之。疾。強。啖。湯。粥。則。噎。啞。欲。吐。清。亂。中。輒。呼。花。姑。子。家。人。不。解。但。終。夜。環。伺。之。氣。勢。岌。危。一。夜。守。者。困。怠。並。寐。生。矇。矓。中。覺。有。人。揣。而。枕。之。略。開。眸。則。花。姑。子。立。牀。下。不。覺。神。氣。清。醒。熟。視。女。郎。潛。涕。墜。女。傾。頭。笑。曰。痴。兒。何。至。此。耶。乃。登。榻。坐。安。授。上。以。兩。手。為。按。太。陽。穴。安。覺。腦。扉。奇。香。穿。鼻。沁。骨。

按刺忽覺汗滿天庭。漸達肢體。小語曰：室中多人，我不便住。三日當復相  
望。又於繡袂中出數蒸餅，置床頭，悄然遂去。安室中夜，汗已愈，意相解喘之  
不知所苞何料。甘美非常，遂盡三枚。又以衣覆餘餅，憎恠酣睡。辰分始醒，  
如釋重負。三日餅盡，精神倍爽，乃遣散家人。又慮女來不得其門而入，潛出  
齋庭，悉悅局錘。未幾，女果至，笑曰：痴郎子不謝巫耶？安喜極，抱與綢繆。  
恩愛甚至。已而曰：妾身險蒙垢，所以故來報重恩耳。實不能永諧琴瑟。  
幸早別圖。安嘿之良久，乃問曰：素昧生平，何處與卿家有舊？實所不憶。女  
不言。但云君自思之。生固求永好，女曰：屢之夜奔，固不可常諧抗儷，亦不能安  
閉言。已而悲。女曰：必欲相諧，明宵請臨妾家。安乃收悲以悅。問曰：道路遠

遠御微之步。何以遂能來。白妾固未歸。東頭龔媪我姨行。為君故。淹留至  
今。家中恐所疑怪。安與同食。但覺氣息。恍惚無處。不香。問曰。熏何物。遂致  
侵肌骨。女曰。妾生米便瀕。非由熏飾。安益奇之。女早起言別。安慮迷途。女約相  
候於路。安抵暮。馳去。女果伺待。偕至。齋所。媪歡逆。酒肴無佳品。雜以梨  
藿。既而請客安寢。女子殊不瞻顧。頭涉疑念。寔既深。女始言曰。父母繫。不  
寢。致勞久待。澳洽。終夜。謂安曰。此宵之會。乃百年之別。安驚問之。答曰。父以小  
村孤寂。故得遠徙。與君好合。盡此一夜耳。安不忍釋。俯仰悲愴。依戀之。明。夜色  
漸曙。吏忽闖然入。罵曰。婢子玷我清。使人愧怍。欲死。女失色。艸奔去。吏亦出。  
且行且罵。安驚屏。避怯。無以自容。潛奔而歸。數日徘徊。心景治不可過。因思夜

往踰牆以觀其便。更因言有恩。即令事洩。當無大譴。遂乘夜竄往。據掘山中。迷惘不知所往。大快。方覓歸途。見谷中隱有舍宇。喜詣之。則閉閣高扃。似是世家重門。尚未局也。安向門者訊章氏之居。有青衣人出。問昏夜何人。詢童氏。安曰是吾親好。偶迷居向。青衣曰男子無阿章也。此是渠姪家。花姑即令在此。容傳曰之。入未幾。即出邀安。後登廡告花姑。趨出迎。謂青衣曰安即奔波中夜。想已困殆。可伺牀寢。以阿携手。幃安問於家何別無人。女曰姪他出。曾委代守。幸與即遇。豈非夙宿。然偎傍之際。覺甚難怪。心疑有異。女抱安頸。遠以舌舐鼻孔。徹腦如刺。安駭絕。言欲逃脫。而身若巨練之縛。少時惘然不覺矣。安不歸。家中逐者窮人跡。或言暮遇於山徑者。家人入山。則見裸死危崖。



下驚怪莫察其由。昇婦衆方聚哭。一女即來。自門外嗽啣而入。撫尸捺鼻。涕洟其中。呼曰。天乎。天乎。何愚冥至此。痛哭聲嘶。移時乃已。告家人曰。停以七日勿殮也。衆不知何人。方將啓。聞女教不為禮。含涕退出。留之不順。尾其後。轉眸已渺。羣疑為神。謹遵所教。夜又來哭如昨。至七夜安。忽甦。反側以呻。家人盡驚。女子入相向嗚咽。安舉手揮衆令去。女出青艸一束。燂湯并許。即牀頭進之。頃刻能言。嘆曰。再殺之。惟卿再生之。亦惟卿矣。因述所遇。女曰。此蛇精。冒妾也。前迷道時。所見燈光。即是物也。安曰。卿何能起死人而肉白骨也。乃曰。仙乎。曰。久欲言之。恐感驚恠。若五年。前曾於華山道上。買獵燻。而放之。否曰。思其有之。曰。是即妾父也。不可言大德。蓋以此故。若前日已生西村王主政家。妾與父訟諸阿摩王。阿摩王弗善也。父願

壞道代即死。哀之七日始得甦。今之邂逅幸耳。然若難生。必且接痺不仁。得蛇血合  
酒飲之。病乃可除。生啣恨切齒。而慮其無術可以擒之。女曰不難。但多殘生命。累我  
百羊。不得飛升。其穴在老崖中。可於浦時聚茅焚之。外以強弩戒備。妖物可得  
言已。別曰妾不能終事。實所哀憐。然為君故。此行已損其七。幸憫宥也。月來覺  
腹中微動。恐是孽根。男與女歲後當相尋耳。流涕而去。安徑宿覺。腰下盡死  
爬抓無所痛癢。乃以女言告家人。家人往。如其言。燬穴中有巨白蛇。冲燭而出。  
數弩齊發。射殺之。火熄入洞。蛇大小數百頭。皆焦臭。家人婦以蛇血進。安服三日。  
兩肢漸能轉側。半年始起。後獨行谷中。遇老媪以絺席抱嬰兒授之。曰吾女致  
言即君。方欲問訊。數言不復見。序禪視之。男也。抱婦竟不復動。

異史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非定論也蒙恩啣結至於沒齒則人有  
懸於禽獸者矣生於花妬始而寄慧於慙終而寄情於慙乃知慙者慧之極  
慙者情之至也仙乎仙乎

武孝廉

武孝廉石其妻嘗赴郡將求銓叙至德州暴病唾血不起長卧卅中僕算金  
止去石大恙病益加資糧斷絕榜人謀棄之會有女子乘船夜來臨泊聞之  
自願以舟載石榜人悅扶石登舟石視之婦四十餘被服整麗神采猶都呻以  
感謝婦臨審曰君夙有瘵根今魂魄已遊墟墓石聞之嗷然哀哭婦曰我有  
丸藥能起死苟病瘵勿相忘石洒泣矢盟婦乃以藥餌石半日覺少痊媾即

榻供甘旨殷勤過於夫婦石孟德之月餘病良已石膝行而前敬之如母婦曰妾  
裝獨無依如不以色衰見憎願侍巾櫛時石三十餘喪偶經年聞之喜慙過望  
遂相茲好婦乃出藏金使入都營幹相約返與同歸石赴都當緣選得本省  
司閫餘金而鞍馬冠蓋赫奕因念婦憫已高終非良偶因以百金聘王氏女為  
從室心中悚怯恐婦聞知遂避德州道迂途履任年餘不通音耗有石中表偶  
至德州與婦為鄰婦知之詣問石况某以實對婦大罵困苦以情某亦代為不  
平慰解曰或署中務冗尚未暇遣乞修尺一書為嫂寄之婦如其言某故以  
達石殊不置喜又年餘婦自往歸石止於旅舍託官署司廩者通姓氏石  
令絕之一日方燕飲聞喧罵聲釋杯凝聽則婦已塞門入笑石大駭面色

如土婦指罵曰薄情郎安樂耶試思富者貴何所自來我與汝情分不薄耶  
欲置婢妾相謀何害石累之屏氣不能復作聲久之長跽自投詭辭乞宥婦  
氣稍平石與王氏謀使以妹禮見婦王氏雅不欲石固哀之乃往王拜婦亦答拜  
曰妹勿惧我非悍妬者曩事實實人情所不堪即妹亦當不顧有是即遂為王  
緬述本末王亦憤恨因與文墨石不能自為地惟求自贖遂相安帖初婦之  
未入也石戒閹人勿通至此怒閹人陰詰讓之閹人回言管鑰未發無入者不服  
石疑之而不敢問婦而雖笑言而終非所好也幸婦嫻婉不爭夕三餐后掩門  
早眠並不問良人夜宿何所王初猶自危見其如此益敬之厥旦往朝如事姑  
孀婦御下寬和有辭而明察若神一日石失印授合署沛橋屑還往無所為

計嬖笑言勿憂獨井可得石從之果得之叩其故輒笑不言隱約間似知盜者  
姓名然終不肯洩居之終歲察其行多異石疑其非人常於寢后使人間聽之  
但聞牀上終夜作振衣聲亦不知其何為嬖與王極相憐愛一夕石以赴臬司未歸  
婦與王歛不覺過醉就卧席間化而為狐王憐之而後以錦褥未幾石入王告以  
異石欲殺之王曰即狐何負於君石不聽言覓佩刀而婦已醒罵曰虺蜥之行而豺  
狼之心必不可以久居君所咳藥乞賜還也即唾石面石覺森寒如澆冰水喉中  
習作嘔嘔出則丸藥如故婦拾之念惡逕出追之已杳石中夜寤言指後作血嗽  
不止半歲而卒

異史氏曰石孝之廉翻若書生或言其折節能下士語人如恐傷其平且謝

士林悼之空聞其負狐婦一事則與李十郎何以少異

西湖主

陳注弼教字明允燕人也家貧泛副將軍賈侗作記室泊舟洞庭適獲龍  
浮水面賈射之中背有魚脚龍尾不去亟獲之鎖置柁間奄存氣息而龍吻  
張翁似求援拯注惻然心動請於賈而釋之携有金劍藥糜敷患處從之水  
中浮沉踰刻而沒後半餘生北歸漫循洞庭大風覆舟幸扳一竹簾漂泊終夜  
往木而止援岸方升有浮尸從空則其僮僕力引出之已就斃矣惻怛無聊坐對  
想息但見小山<sup>有</sup>嶺翠細柳搖青行人絕少無可問途自遲明以及辰後悵之靡之  
忽僮僕收體微動喜而捫之無何嘔水救斗醒然頓蘇相與曝衣石上其午始

燥可着而朽腸轆、亂不可堪於是越山疾行異有村落徑望半山明鳴鏑  
聲方疑聽所有二女郎乘駿馬來騁如撒荊各以紅綃抹額鬢插雉尾著小  
袖紫衣腰束綠錦一袂彈一臂青鞵皮過嶺頭則數十騎獵於榛莽並皆  
姝麗裝束若生不敢前有男子步馳似是馭卒因就問之答曰此西湖玉獵首  
山也往述所采且告之悔馭卒解裹糧授之囑之曰即遠避犯駕當死生惧疾趨  
下山茂林中隱有殿閣謂是廟若近臨之粉垣圍背溪水橫流未明半啓石橋  
通焉攀摩一望則臺榭環雲擬於上苑又擬是貴家園亭了逡巡而入橫落  
碍路香花撲人過數折曲榭又是別一院宇垂楊數十株高拂朱簷山鳥一  
鳴則花片齊飛深苑微風則榆錢自落怡目快心殆非人世穿過小亭有歌聲



一架上與雲齊而霄索沉之杳無人跡因疑地近閨閣恒怯未敢深入俄聞馬騰  
於門似有女子笑語生與僮潛伏叢花中木幾笑聲漸近聞一女子曰今日獵興  
不佳獲禽絕少又一女曰非是公主射得雁落幾空勞僕馬也無何紅裝數車  
擁一女即坐亭上坐衣戎裝年可十四五鬢髮多散霧縷細驚風玉珥並瓊英  
未足方喻諸女子獻茗熏香燦如堆錦移時女起歷階而下一女曰公主鞍馬  
勞頓尚能鞦韆否公主笑諾遂有駕肩者提臂者褰裙者持履者挽扶  
而上公主舒皓腕躡利屣輕如飛燕跳入雲霄已而扶下羣曰公主真仙人也  
嘻笑而去生睨良久神志飛揚道人聲阮窅出詣鞦韆下徘徊凝想見離下  
有紅巾知為羣羨所遺喜內袖中登其亭見案上設有文具遂題巾曰雅戲

何人擬半仙分明瓊女散金蓮  
廣寒隊裏碧相妬莫信凌波上九天  
題已吟誦而出後身染故逕則重門  
扃鑰笑踟躕固計反而樓閣亭臺涉  
歷幾盡一  
女掩入鷺門何得來此生揖之曰  
失路之人幸能垂拯女問拾得紅巾  
否生曰有之  
愁已玷染如何因出之女大驚曰  
汝死無所矣此公主所常御塗鴉  
君此何能為地生失色哀求脫免  
女曰竊窺宮儀罪已不赦念汝儒  
冠藉藉欲以私意相全今孽乃自  
作將何為計遂呈持巾去生心悸  
肌慄恨無翅翎惟延頸俟死迂久  
女復來潛賀曰子有生望矣公主  
看中三四徧輾然無怒容或當放  
君去且姑耐守勿得攀樹鑽垣發  
覺不宥矣日已投暮凶祥不能自  
必而餓爐中火憂煎如欲死無何  
女子挑燈至一婢提壺榼出酒食  
餉生急問消息女云適

我采問言園中秀才可恕則放之不懲賊且死公主沉思云深夜教渠何之遂  
命覩君食此非惡耗也生佃惶終夜危不自安辰刻向盡女子又餉之生哀求緩  
頰女曰公主不言殺亦不言放我輩下人何敢屑、瀆告既而斜日西轉眺望方  
殷女子坐息急奔而入曰殆笑多言者洩其事於王妃、展巾抵地大罵狂僞  
禍不遠矣生大驚面如灰土長跽請教忽聞人語彷彿女子搖手避去數人持  
索洵、入戶內一婢熟視曰將謂何人陳即耶遂止持索者曰且勿且勿待白王妃  
來返身急去少刻來曰王妃請陳郎入生戰慄從之徑數十門戶至一宮殿碧箔  
銀鈎即有美姬榻簾唱陳郎上一番底者祀服短治生伏地稽首曰萬里孤  
臣幸恕生命妃急起自曳之曰我非君子無以有今日婢輩無知致迂佳客罪何

可贖即設華筵酌以鏤杯生茫然不解其故妃曰再造之恩恨無所報息女蒙  
題巾之愛當是天緣今日即遣奉侍生喜出非望神愴恍而無箸日方暮一  
婢前白公主已嚴妝就遂引生就帳忽而笙管教習階上悉踐花闥門堂藩  
圍處一皆寵嬪數十妃姬扶公主交拜層闌之氣充溢殿庭既而相將入幃  
而相傾愛生曰羈旅之臣生平不省拜侍點污芳巾得免各鑽母笑反賜姻好  
實非所望公主曰妾母湖若妃子乃揚江王女舊歲歸寧偶游湖上為阮天所  
中蒙君悅免又賜刀圭之藥一劑戴佩常不去心即以非類見疑妾遂罷君  
得長生訣願與即共之生乃悟為神人因問婢子何以相識曰前日洞庭舟上曾  
有小魚御尾即此婢也又問既不見誅何遲不賜終悅笑曰實憐君才但不自主

顛倒終夜他人不及知也生嘆曰卿我鮑州也餽食者誰曰阿念亦妾腹心  
生曰何以報德笑曰侍君有日徐圖塞責未晚耳問入王何在曰送闕聖征寅  
尤未歸者數何日生慮家中無耗懸念甚切乃先以平安書遣僕歸軍家中  
聞洞庭舟覆妻子徠徑已年餘矣僕始知不死而音問梗塞終恐漂泊  
難返又半載生忽至裘馬甚都囊中寶玉克盈由此富有巨萬聲色豪  
奢世家所不能及七八年嗣生子五人日宴集賓客宮室似饜之奉窮極  
豐盛或問所遇言之無少諱有童稚之文梁子俊者宦游南服十餘年歸過  
洞庭見一畫舫雕楹朱窗笙歌曲細後步滿烟波時有美人推窗僮眺梁目  
注舫中見一少年丈夫科頭疊股其上傍有二妹麗按莎友摩念必楚襄

貴官而飄泛殊少凝眸審諦則陳明允也不覺憑欄酣叫生聞呼罷棹出臨  
鱗首邀梁過舟見殘肴滿案酒霧猶濃生立命撤去頃之美婢三五進酒  
烹茗山海珍饈目所未睹梁驚曰十年不見何富貴一至於此笑曰君少觀窮措  
大不能發迹耶問適共飲何人曰山荆耳梁又異之問携家何往答曰西渡梁欲  
再詰生遂命歌以侑酒一言甫畢早雷聒耳而竹噲雜不沒可聞言笑梁  
見佳麗滿前乘醉大言曰明允公能令我真個銷魂否生笑云是下醉矣豈有  
一美妾之此具可贈故人遂命侍兒進明珠一顆曰係珠不難購明我非吝惜乃  
趣別曰小事忙迫不及與故人久聚送梁歸舟開纜逕去梁歸探諸其家則  
生方與客飲益疑因問昨在洞庭何婦之速答曰無之梁乃追述所見一座盡

駭生笑曰君悞矣僕豈有外身術耶衆異之而究莫解其故後八十一歲而終迨後訐其棺輕閉之則空棺耳

異史氏曰竹鹿不沉紅巾題句此其中具有鬼神而要皆惻隱之一念所通也迨宮室妻妾一身而兩享其奉即又不可解矣昔有願嬌妻妾安貴子賢孫而無長生不死者僅得其半耳豈仙人中亦有洛陽李倫耶

### 孝子

青州東杏山之前有周順亭者事母至孝母收生巨疽痛不可忍晝夜嘔呻周撫肌進藥至忘寢食數月不痊周憂慮無以為計夢父告曰母疾願以孝慈此割非人膏塗之不能愈徒勞佳側也醒而異之乃起以利刃割

脇肉脫落覺不甚苦急以布纏腰際血亦不注於是烹肉持膏敷母患  
處痛截然頓止母喜問何藥而靈效如此周詭對之母創尋愈周每掩護  
割處即妻子亦不知也既痊有巨痕如掌妻詰之始得其情

吳史氏曰割股為傷生之事君子不取貴愚夫婦何知傷生之為不孝哉  
亦行其心之所不自己者而已有斯人而知孝子之真猶在天壤司風教者  
重務良多無暇彰表則闡幽明微賴茲芻蕘

### 獅子

暹羅貢獅每止處觀者如堵其形狀與世傳繡畫者迥異毛黑黃色長  
數寸或枚以雞先以爪搏而吹之二吹則毛盡落如掃亦理之奇也



問王

李久常臨人壺榼於野見旋風蓬而果敬酌奠之後以故他適路傍  
有廣第殿閣弘麗一青衣人自內出邀李曰辭青衣要遮其殿李曰素  
不識荆渚無恨印青衣云不候便言李姓字問其誰家答云人自知之入進一層門  
見一女子于是釘之昨上近視其嫂也大駭李有嫂僻生也若祖不起者年餘矣因  
自念何得至此轉疑拍致喜恐畏沮却步青衣促之乃入至殿下上一人冠帶  
如王者氣象威猛李跪伏莫敢仰視王者命曳起之慰之曰勿快我以曩等擾  
子杯酌欲一見相謝無他故也李心始安然終不知其故王者又曰汝不憶曰野酌奠  
時乎李頓悟知其為神頓首曰適見嫂氏受此嚴刑骨肉之情實愴於懷乞王

憐宥王君曰此甚悍如宜淨是罰三年刑汝兄妾盤腸而產彼陰以針刺腸上俾  
至今穢痛常痛此豈有人理者李固哀之乃曰便以子故宥之婦當勸悍婦改  
行李謝而出則扉上無人矣婦視嫂卧榻上創血殷席時以妾捕喜故方致  
詈罵李遂勸曰嫂勿憂滿今日苦若皆平日忌嫉所致嫂怒曰小郎若個好男  
兒又房中娘子賢似孟姑任即若東家眠西家宿不敢一作聲自當是小郎大  
好乾綱到不得代哥子降伏老媪李微哂曰嫂勿怒若言其情怒欲哭不暇笑  
曰便曾不溫淨王母羅中後又未與玉皇香案更一眨眼中懷坦何處可用哭  
者李小語曰針刺人腸豈何罪嫂勃然色變問此言之因李告之故嫂戰慄不已  
涕泗離而哀鳴曰吾不敢笑啼泪未乾覺痛頓止旬日而瘡由是王改前轍

遂稱奇淋後妾丹產楊後墜針宛然在焉拔去之棧痛乃瘳

吳史氏曰或謂天下悍妬如其者止浸不女恨惟細之漏多也余謂不然冥司之罰未必無甚於何罪者但無回信耳

土偶

沂水馬姓者娶妻王氏廷令慈其教馬早逝王父母欲奪其志王矢不他姑憐其少亦勸之王不聽母曰汝志良佳然齒不幼兒又無出每見有勉強於初而貽羞於後者固不如早嫁猶恒情也王正容以死自誓母乃任之女命塑土肖天像每食酢獻如生時一夕將寢忽見土偶人欠伸而下駭心愕願即已暴長如人真其天也女惧呼母鬼止之曰勿爾感卿情好遂壞酸辛一門有忠貞數世祖宗皆有

光榮吾父生有損德應無嗣遂空促我茂齡宜司含痛苦節故令我婦與汝  
生于承桃循廿亦活於遂燕好如早生雞鴻即下榻去如此月餘覺慢微動鬼  
乃泣曰限期已滿從此永訣矣遂絕女初不言既而慢漸大不能隱隱以告母  
疑涉妄然窺女無他大惑不解十月果舉男向人言之聞者固不匿笑女亦無  
以自伸有里正故與馬有卻告諸邑令拘訊鄰人並無異言令曰聞鬼子無影  
有影者偽也犯兒日中影淡如輕烟然又刺兒指血付土偶上言入無痕取他偶  
塗之一抵便去以此信之長數歲口鼻言動無一不肖馬者羣疑始解

長治女子

陳歡樂路之長治人有女慧美有道士行乞睨之而去由是日持鉢近廬聞

一瞽人自陳家出道士追與同行問何來瞽云適過陳家推造命道士言聞其  
家有女即我中表親欲求姻好但未知其甲子瞽為之迷之道士乃別而去房數日  
女繡於房忽覺足麻痺漸室收又漸至腰腹俄而暈眩傾仆定踰刻始恍惚  
能立將尋告母及出門則見茫茫黑波中一路如錢駁而却退門舍居廬已被  
黑水滄沒又視路上行人絕少惟道士緩步於前遂遙尾之與見同鄉以相告  
語走數里以來忽睹里舍視之則已家門大駭曰奔馳如許固猶在村中何向來  
迷惘若此欣然入門父母尚未歸後仍至已房所繡紫履猶在榻上自覺奔  
波殆極就榻想坐道士忽入女大驚欲遁道士捉而捺之女欲號則啼不能聲  
道士急以利刃剖女心女覺魂飄離殼而立四顧家舍全非惟有崩岬石覆

視道士以己心血點木人上又浸盪指詛呪女覺木人遂與己合道士囑曰自茲  
當聽差遣勿得違悞遂佩戴之陳氏失女舉家惶惑尋至牛頭嶺始聞村  
人傳言嶺下一女子剖心而死陳奔驗果其女也泣以懇寀拘嶺下居人拷掠  
幾徧遠無端緒姑收羣犯以待覆勘道士去數里外坐路旁柳樹下思謂  
昔今置汝第一差往偵邑中審獄狀去當隱身煖閣上倘見官寀用印即當  
趨避切記勿忘恨汝辰去已來遲一刻則以一針刺汝心中令作急痛二刻刺二  
針至三針則使汝魂魄銷滅矣女聞之四体驚悚飄然遂去瞬息至官廳如  
言伏閣下時嶺下人羅跪堂下尚未訊詰適將鈴印公牒女未及避而印已出  
匣女覺身軀重更低枯似不能勝累然作响滿愕願寀命再舉响如前三

舉翻墜地下衆悉解之宰起祝曰如是冤鬼當便直陳為汝昭雪女哽咽而前  
歷言道士殺已狀遣已狀宰差役馳去至柳樹下道士果在担還一鞠而服人  
犯乃釋案問女冤雪何婦女曰將泛大人案曰我署中無處可容不如暫歸汝  
家女良久曰官署即吾家我將入矣宰又問音响已寂退入宅中則夫人生女矣

義犬

潞安某甲以臨獄將死搜括囊中蓄得白金將詣郡關訖跨驢出則所養黑  
犬從之呵逐使退既走則又從之鞭逐不返逆行數十里某下騎趨路側私焉既  
乃以石投犬始奔去某既行則犬歔歔漫漫來嚙驢尾足其怒鞭之犬嗥吠不已  
忽躍在前憤齧驢首似欲阻其歸路某以為不祥益怒回騎馳逐之視犬已

遠乃返轡疾馳抵郡已暮及捫腰囊金止其半浴汗下魂魄都失軀轉終  
夜頓舍犬吠有因候闕出城細審來途又自計南北衝衝行人如蟻遺金寧有  
存理遂巡至下騎所見大斃中聞毛汗濕如洗提耳起視則封金儼然感其  
義買棺葬之入以為義人塚云

### 鄱陽神

翟湛持司理饒州道經鄱陽湖上有神祠停蓋游覽內雕木尊即死節臣  
像翟姓一神最后末座翟曰吾家宗人何得在下遂於上易一座既而登舟大風  
掀帆檣樯傾側一家哀號俄小舟破浪而來既近官舟急挽翟登小舟於是家  
人盡登審視其人與翟姓神無少異無何浪息尋之已杳



伍秋月

奉郵王鼎字仙湖為人慷慨有力廣交游年十六娶妻殞母遠游恒徇歲  
不返兄與江北名士友于甚篤勸弟勿游將為擇偶生不聽命舟抵鎮江訪友  
他出因稅居於逆旅閣上江水澄波金山在目甚快之次日友人來請生移居辭不  
去居半月餘夜夢女郎年可十四五容華端妙上牀與合既寤而遺頗怪之亦  
以為偶入夜又夢之如是三四夜心大異不敢息燭身雖偃卧惕然自警後交睫  
夢女復來方狃忽自驚寤急開目則少女如仙儼然猶在抱也見生醒頗自愧怯生  
雖知非人言亦甚浮無暇問訊真與馳驟者不堪曰狂暴如此無怪人不敢明  
告也生始詰之答云妾伍氏秋月先父名儒遂於易數常珍愛妾但言不承九

故不許字人後十五歲果大役即攢瘞閣東令與地乎亦無家誌惟五片石於  
棺側曰女秋月姓無家三十年嫁王陽今已三十年后適空心喜巫欲自存志痛  
怯放假之夢寐耳王亦喜漫求記事曰妾少涇陽氣欲求渡生實不禁此風  
雨後日好合無限何必今宵遂起而去次日復空坐對笑謔惟若生平持燭登  
牀無異生人但女既起則遺漫流離沾茵茵褥一夕明明螢澈小步庭中阿女  
寘中亦有城郭否答曰等耳寘問城府不在此處去此可三四里但以夜為晝  
問生人能見之否答云亦可生請往觀女諾之乘月去女魂忽若風王極力追  
隨歛至一處女言不遠矣王瞻望殊因所見女以涕塗其面昔浴之明信乎常  
視夜色不殊曰晝相見雖堞在香霽中路上行人如趙墟市俄二阜繫三四人

過末一人在類其兄趨近之果兄駭問兄那得來兄見生潛然零涕言自不知  
事強被拘囚王怒曰我兄秉禮君子何至縲絏如此便請二皂卒且寬釋皂不  
肯殊大傲晚生志欲與爭兄止之曰此是官命亦合奉法但余之用度索賄良  
苦弟歸宜措置生把兄脣哭失聲皂怒猛制項索兄頓顛墜生見之公大填  
骨不能制止即解佩刀立決皂首一皂喊嘶生又決之女大驚曰殺官使罪不宥  
則禍及請即覓舟北渡歸家勿摘提播杜門絕出入七日保無慮也王乃挽兄夜  
買小舟火急北渡婦見弔客在門知兄果死閉門下鑰始入視兄已渺入室則亡者  
已蘇便呼骸死矣可急備湯餅時死已二日家人盡駭生乃備言其故七日  
啓關去喪搗人始知其沒避親友集門但偽對之轉思秋月想念願煩遂復

南下至蘆閣秉燭久待女竟不至。懷懼欲寢，見一婦人來曰：「秋月小娘子致意。」  
即若前以公役被殺凶犯逃止，捉得娘子去，見在監押。役遇之，虐日三，即若  
當謀作經紀。王悲憤，便送娟去。至一城，都入西郭，指一門曰：「小娘子暫寄此。」王  
入見房舍頗繁，寄頓囚犯甚多，並無秋月。又進一小扉，斗室中有燈，火王近窗  
以窺，則秋月坐榻上，掩袖嗚泣。二役在側，撮頤捉屣，引以嘲戲。女啼益急。一役  
挽頭曰：「既為罪犯，尚守貞耶？」王怒，不暇語，持刀直入，一役一刀摧斬如麻。篡取  
女郎而出，棄無覺者。裁至旅舍，驀然即醒，方怪幻夢之凶。見秋月言梯而  
立，生驚起，曳坐告之，以夢女言真也。非夢也。生驚曰：「且為奈何？」女嘆曰：「此有定數。  
妾待月盡始是生期。今已如此，急何能待？」嘗速發瘞，上必載妾同歸，日頻喚。

妾名三日可活但未滿時日骨更足弱不能為君任升曰耳言已卅一欲出又返  
身曰妾幾忘之真追君何生時父傳我符書言三十年後可佩天婦乃索  
筆疾書兩符曰一君昌佩一粘妾背送之出志其沒處掘尺許即見棺木亦已  
敗腐側有小碑果如女言發棺視之女顏色如生抱入房中衣裳隨風盡化粘  
符已以被褥嚴裹負空江濱呼擺泊舟偽言妹急病得送歸其家幸南風  
大競南曉已遠里門抱女安置始告兄嫂一家驚願亦莫敢直言其惑生啓  
衾長呼秋月夜輒擁尸而寢日漸溫暖三日竟蘇七日能步更衣非嫂與  
懸神仙不殊但十步之外須人而行不則隨風搖曳屢欲傾側見者以為身有  
此病轉更增媚每勸生曰君罪孽太深可積德誦經以懺之不然壽恐不

永也生素不佞佛至此皈依甚虔後亦無恙

吳史氏曰余欲上言定律凡殺公役者罪減平人三等蓋此輩無有不

可殺者也故能誅劬惡役者即為循良即稱奇之不可謂虐也為身自

蝮特也况冥中無定之法倘有惡人刀鋸品鑊不以為酷若人心之所快

即冥王之所喜也豈罪致冥追遂可倖而逃哉

### 蓮花公主

膠州膏旭字曉暉方晝寢見一褐衣人立榻前遂巡惶顧似欲有言

生問之答云相公奉屈相公何人曰近在鄰境從之而出轉過墻屋導至一

處為空閣重樓萬椽相接曲折而行覺萬戶千門迥非人世又見宮人女官

往來甚夥。都向褐衣人。問曰：實即來乎？褐衣人諾。俄一貴官出迎。見其素。既登堂。生啓。問曰：素既不暇。遂疎茶謁。過蒙愛接。頗注疑念。貴官曰：寡君以先生清族世德。傾風結慕。深願恩晤。為生益駭。問王何人。答云：少聞自恣。無無何二女官室。以双旌導生行。入重門。見殿上一王者。見生入降階而迎。執賓主禮。已踐席。外筵豐盛。仰視殿上一扁曰：桂府。生踞蹙不能致辭。王曰：不近芳鄰。緣即至深。便當暢懷。勿致疑畏。生唯酒數行。笙歌作於下。鉦鼓不鳴。音聲幽細。稍明。王忽左右顧曰：狀一言。卿等屬對。才人登桂府四座。方思生即應云：君子愛蓮花。玉天悅曰：奇哉。蓮花乃公主小字。何適合如此。寧非風分傳語。公主不可不出。一悟君子。移持珮環聲近。其闌廣。香濃。則公主至矣。年

十六七妙好無雙。王命向生展拜曰：此即蓮花小女也。拜已而去。生睹之，神情搖動，木坐凝思。王舉觴勸飲，目竟因睹。王似微察其竚息，乃曰：息女互相匹敵，但自慚不類如何。生悵然若知，即又不聞。近坐者躡之曰：王揖若未見，王言若未聞。耶生茫乎若失，懔懔自慙，離席曰：臣蒙優渥，不覺過醉，儀節失次，幸能垂宥。越日，盱右勤，即告出也。王起曰：既見君子，實慍心好，何君卒而便言離也。卿既不住，亦無敢於強。若煩榮念，更當再邀。遂命內官導之出。途中內官語生曰：適王謂可匹敵，似欲附為昏因，何嘿不言。生頓足而悔，步追恨，遂已至家。忽然醒寤，則返好已殘。冥坐觀想，歷歷在目。晚齋，拭燭，莫寤夢，可以後尋。而即鄆路，渺悔嘆而已。一夕，與友人共榻，忽見前內官來，傳王命相徑。



生喜泛去。見王伏謁。王曳起。延中止。偶坐曰。別後知若思眷。謬以小女子奉裳衣。想不過嫌也。生即非謝。王命學士大臣陪侍宴飲。酒闌。宮人前白。公主故竟。俄見見數十宮女。擁公主出。以紅錦覆首。凌波微步。挽上襪。綸與生交拜成禮。已而送歸館舍。問房溫清。窮極芳膩。生曰。有卿在。真使人樂而忘死。但恐今日之夢。乃是夢耳。公主掩口曰。明。妾與君那得是夢。詰旦方起。戲為公主勻鉛黃。已而以帶圍腰。布指度足。公主笑。問君願耶。曰。臣屢為夢。恨故細喜之。倘是夢時。亦是動懸想耳。諱笑未已。一宮女馳入。宮中。王避偏殿。凶禍不遠矣。生大驚。趨見王。執手泣曰。君子不棄。方圖永好。詎期孽降自天。國祚將覆。且復奈何。生驚問何說。王以案上一章。授生。啓讀。章云。合香殿大學士。

臣黑羽英為非常妖異。祈早遷都。以存國祚。事據黃門報稱。自五月初六日。采  
一十天巨蟒盤踞宮外。吞食內外臣民一萬三千八百餘口。所過宮殿盡成丘  
墟。等國臣奪氣。前宮窺見。妖降頭如山岳。目等江海昂首。則殿階齊吞。伸  
腰。則樓垣盡覆。真千古未見之凶。萬代不遭之禍。社稷宗廟危在旦夕。乞  
皇上早率宮眷。速遷樂土云。生隨畢。面如灰土。即有宮人奔奏。妖物至矣。闕  
殿哀呼。慘無天日。王倉處。不知所為。但泣願曰。小女已累先生。公息而返。公  
主方與左右扼首哀鳴。見生入。牽袵曰。即為置毒。生悵惘欲絕。乃投腕。問曰。小  
生貧賤。慚無金屋。有茅廬三數間。如同竄匿可乎。公主含涕曰。急何能擇。  
乞携速往。生乃挽扶而出。未幾至家。公主曰。此大安宅。勝致國多矣。然妾後若

采父母何依請別築一舍當舉國相送生難之公主號咷曰不能急人之急安用  
即也生略慰解即已入室公主伏床悲啼不可勸止焦思無術頓然而醒始知夢  
也而身時啼聲嚶々未絕審聽之殊非人聲乃降子三三頭飛鳴枕上大呼怪事  
友人詰之乃以夢告友人亦詫為異共起視蜂依裳視則拂之不去友人勸  
為營巢果生如所請增工構造方隘而堵而羣蜂自墻外來絡繹如復頂尖  
未合飛集盈斗跡所由來則鄰翁之舊園也園中蜂一坊三十餘年笑生息  
頗繁或以生事告翁觀之蜂戶猝然發其壁則蛇據其中長又許捉而  
殺之乃知巨蟒即此物也蜂入生家滋息更盛亦無他異

綠衣女

于生名璟字小宋益都人讀書醴泉寺儀方被誦忽一女子在窗外贊曰于  
相公勤讀哉因念深山何處得女子方疑思問女已推扉笑入曰勤讀哉于驚  
起視之縑衣長裙婉妙無比于知非人回詰里居女曰君視妾富非能昨虛者  
何勞窮問于心好之迹與寢宮處羅襦既解腰細殆不盈掬更等方盡翻  
然遂去由此無夕不坐一夕共酌談吐問妙解音律于曰卿聲嬌細倘度一曲必  
能消魂女笑曰不敢度曲恐消君魂耳于回請之曰妾非吝惜恐他人所聞若  
必欲之請便獻醜但只微聲示意可耳遂以蓮鈎輕點之林歌云樹上烏臼  
鳥賺奴中上儀散不怨繡鞋濕祇恐郎無伴聲細如管絃可辨認而靜聽之  
宛轉清烈動耳搖心歌已啓門窺曰妨窗外有人透屋周視乃入性曰卿何疑

惧之深笑曰諺云偷生鬼子常畏人毒之謂笑既而就寢惕然不喜曰生平之  
分殆止此乎于急閉之甘自安心動妾祿盡笑于慰之曰心動眼閉蓋是常也何  
遽此云女稍懽汝相稠繆更漏既歇披衣下榻方將啓關徘徊返曰不知  
何故惺惺心怯乞送我出門于果起送諸門外甘自君佇望我之踰垣去若方歸  
于曰諾視女轉過房廊寂不復見方欲歸寢聞女號救甚急于奔往回顧無  
跡聲暫聞舉首細視則一犬如彈搏捉一物哀鳴聲嘶于破網挑下去其縛  
纏則一綠蜂奄然將斃矣捉歸室中置案頭停蘇榻時始能行步徐登所  
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謝字頗展双翼已乃穿窗而去自此遂絕

黎氏

龍門謝中條者，徙遠無行三十餘，喪妻遺二子一女。晨夕啼號，常累其苦。謀  
聘，空室低昂未就，暫僱傭媪撫子女。一日翔步山途，忽一婦人出其後，待以窺  
覷，是好女子，年二十許，心悅之。戲曰：「娘子獨行，不畏怖耶？」婦走不對，又曰：「娘子欲  
步山徑，殊難，婦仍不願謝，四望無人，近身側，遽涉于其懷，曳入迷谷，將以強合。  
婦怒呼曰：「何苦必強人橫來相侵？」謝牽挽而行，更不休止。婦步屐蹶困，苦  
無計，乃曰：「燕婉之求，乃若此耶？」後我嘗相就，耳謝位之，偕入靜壑，野合既已，遂  
相欣愛。婦問其里，方姓氏，謝以實告。既亦問婦，言妾黎氏，不幸早寡，姑又  
殞，殘塊然一身，無所依倚。故常望母家耳。謝曰：「我亦鰥也，能相泛乎？」婦問若  
有子女，無也。謝曰：「實不相欺。若論枕席之事，交好者亦願不乏。祇是兒啼女

哭令人不耐婦等訝曰此大難事觀君衣服襪履款式亦平且我自謂  
能辦但從母難作恐不勝謂讓也謝曰請毋疑阻我自不言人何干與婦亦  
微納轉而慮曰肌膚已沾有何不送但有悍伯母以我為奇貨恐不允諧將  
如何謝亦憂皇請與逃竄婦曰我亦畏之嫻熟而慮家人一洩而非所便  
謝云此即細事家中惟一孤媪立便遣去婦喜遂與同歸先匿外舍即入遣  
媪訖掃榻迎婦倍極懼好婦便搽作媵為兒女補綴辛勤甚至謝得負  
屝愛異常日惟閉門相對更不通客月餘適以公事出反闥乃去及歸則  
中門嚴閉扣之不應排闥而入渺無人跡方空寢室一巨狼衝門躍出幾驚  
絕入視子女皆無鮮血殷地惟三頭存焉返身追狼已不知所之矣

異史氏曰士則無行報亦悻笑再娶者皆引狼入室耳况將於野合逃竄  
中求賢婦哉

荷花三娘子

湖州宗湘若士人也秋晨巡視田壠見禾稼茂密處捫搖甚動疑之越陌  
往覘則有男女野合一笑將返即見男子靦然結帶艸中逕去女子亦起細  
審之雅甚媚好心悅之欲就綢繆實慙鄙意乃略近拂拭曰桑中之游樂  
乎女笑不語宗近身啓衣膚膩如脂於是按蕩上下幾徧女笑曰腐秀才  
要如何便如何耳狂探何為詰其姓氏曰春風一度即別東西何勞審究豈  
將番名字作貞坊耶宗曰野田艸露中乃山村牧猪奴所為我不習慣以卿



嚴質即私約亦當自重何空屑之如此女聞言極喜嘉納言言荒廢帶不  
遠請過晉連女曰我出已久恐人所疑必不可耳問宗門戶物誌甚悉乃趨  
斜徑疾行而去更初果空言齋帶雨尤雲備極親愛積有月日空無知者  
會一番僧卓錫村寺見宗驚曰君身有邪氣曾何所遇答言無之過數  
日惛忽病女每夕携佳果餌之殷勤撫問如天妻之好悉卧后必強宗  
與合宗抱病願下耐之心疑其非人而亦無術暫絕便去因曰曩和尚謂  
我收感今果病其言驗矣明日屈之乘便求符呪女惛然色變宗竊  
之次日遣人以情告僧曰此狐也其技尚淺易就束縛乃書符二道付  
囑曰婦以淨壇一甬置榻前卽以一符貼壇口待狐竄入急覆以盆

再以一符粘盃上投盃湯烈火烹煮少頃斃矣家人婦並如僧教夜深女  
始至探袖中金橋方將就榻聞訃忽墜一聲女已吸入家人果起覆  
口貼符方欲就煮宗見金橋散滿地上追念情好悱然感動遂命釋之  
揭符去而後女子自塚中出狼狽頽殆稽首曰大道將成一旦幾為匠士君仁  
人也誓必相報遂去數日宗益沉綿者將隕陸家人趨市為購材木途中  
遇一女子問曰汝是宗湘者紀綱否答云是女曰宗卽是我表兄聞病沉篤將  
便省視適有故不得去靈藥一裹勞寄致之家人受婦宗念中甚忌無嫌  
妹知是狐報服其藥果大瘳旬日平復心德之禱諸虛空領一再親一夜  
閉戶獨酌忽聞彈指敲窗按闥出視則狐女也大喜拱手稱謝止止共飲女

曰別來取思無以報高厚今為君覓一良匹聊足塞責否宗問何人曰非君  
所知明日辰刻早赴南湖如見有采菱女看水穀帳者當急舟趨之舟迷  
所往即視堤邊有短幹蓮花隱葉底便采婦以蠟火熨其蒂當得法  
婦無致修齋言謹受教既而告別宗悅之婦曰自遭厄劫頓悟大道即奈  
何以衾禩之愛取人仇怨厲色辭去宗如言至南湖見荷滿佳麗頗多中一  
垂髫人衣水穀絕代也但舟齟逼忽迷所往即撥荷葉果有蓮二枝幹  
不盈尺折之而婦入門置几上削蠟於旁將以熨火一而頭化為妹麗宗驚  
喜伏拜女曰痴生我是妖狐將為君祟矣宗不聽女曰誰教子者答曰小生  
自能識卿何待教捉臂牽之隨手而下化為怪石高尺許面玲瓏乃携

供案上焚香再拜而祝之。入夜杜門塞竇，惟恐其亡。旦視之，即又非石。紉  
帔一襲，送歸御澤。展視，頷於猶存餘臍。宗覆衾擁之，而卧。暮起，挑  
燈既返，則妾在枕上，喜極，恐其沒，化哀祝而后就之。女笑曰：「薛子，障哉  
不知何人，既及，遂教風狂兒屑碎死，乃不復拒而欺洽。胡若不勝任，屢乞  
休。止宗不聽，女曰：「如此，我便化去。宗懼而罷。由是兩情甚諧，而金帛常盈，無霜  
篋亦不知。所自來，女見人，喏之似曰：「不能道。辭生亦諱言其異，懷子十餘  
月，計曰：「當產。入室，騙宗杜門，禁歎者自乃以刀剖脅，下取子，出令宗裂  
帛束之。過宿而愈。又六七年，謂宗曰：「夙業償滿，請告別也。宗脚泣下曰：「  
卿歸我時，貧苦不自立，賴卿小阜，何必遽言離。過且卿又無邦族，他日

兒不知母亦一恨事女亦悵悵曰聚必有散固是常也兒福相若亦期願  
更何求妾本何氏備蒙恩眷抱妾獲物而呼曰荷花三娘子當有見耳  
言已解收曰我去矣驚顧則飛去已高於頂宗躍起喜曳之捉得履  
脫及地化為石燕色紅於丹朱內外瑩澈若水精然拾而藏之揀視箱中  
初來時所著冰縠帳尚在每一憶念抱呼三娘子則宛然女郎惟容笑黛  
並育生子但不語耳

友人云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放翁佳句可為此傳

寓始

罵鴨

邑西白家莊居民某濫鄰鴨。意之。空。儀。覺。膚。癢。天。明。視。之。茸。生。鴨。毛。觸。之。則。痛。大。惧。無。術。可。醫。夜。夢。一。人。告。之。曰。汝。病。乃。天。罰。須。得。失。者。罵。毛。乃。可。落。而。鄰。翁。素。雅。量。生。平。失。物。未。嘗。徵。於。聲。色。某。詭。告。翁。曰。鴨。乃。某。甲。所。盜。彼。深。畏。罵。焉。罵。之。亦。可。敬。將。來。翁。笑。曰。誰。有。閉。氣。罵。惡。人。卒。不。罵。某。益。窘。因。實。告。鄰。翁。翁。乃。罵。其。病。良。已。

異。史。氏。曰。甚。矣。攘。者。之。可。惧。也。一。樣。而。鴨。毛。生。甚。矣。罵。者。之。宜。戒。也。一。罵。而。盜。罪。減。然。為。善。有。術。彼。鄰。翁。者。是。以。罵。行。其。慈。者。也。

柳氏子

膠州柳西川法內史之主計僕也年四十餘生一子溺愛甚空假任之惟恐拂

既長湯侵踰檢翁囊積為空無何子病翁故蓄善騾子曰騾肥可啗殺  
啖我病可愈柳謀殺騾方者子聞之即大怒罵疾益甚柳惧殺騾以  
進子乃喜然嘗一騾便棄去疾卒不減尋斃柳悼嘆欲死後三四年村人  
以香社登岱空山半見一人乘騾駛行而采怪似柳子比空果是下騾徧擇各道  
寒暄村人共駭亦不敢詰其死但問在此何作答云亦無其事東西奔馳而已  
便問逆旅主人姓名衆共告之柳子拱手曰適有小故不暇叙問問嘗相謁  
上騾遂去衆既歸寓亦謂其未必即來厥且伺之子果空繫騾之腕柱趨進  
笑言衆謂尊大人日切思慕何不一歸省侍子訝問言者何人衆以柳對子  
神色俱變久之曰彼既見思請歸傳語我於四月七日在此相候言訖別去衆

婦以情致翁，大哭如期而往。自以其故告主人，主人止之曰：曩見公子神情冷落，似未必有嘉喜以我卜也。殆不可見。柳涕泣不信。主人曰：我非阻君，神鬼無常，恐  
遭不善。如必欲見，請伏槽中待其來，察其詞色，可見。則出。柳如其言。既而子  
果空。柳某來，否？主人答云：無子。盛氣罵曰：老畜產，那便不來！主人驚曰：何  
罵？父答曰：彼是我父，初與我為客，信不<sub>圖</sub>藏禍心。憶我血肯悍不還，今  
領得而甘心，何父之有言！已出門，曰：便空他柳在槽，歷<sub>之</sub>汗流，接踵不敢出。  
氣主人呼之，乃出，狼狽而歸。

吳史氏曰：曩得多金，何如其樂，所難堪者，僧耳。其湯費殆盡，尚不忘於夜  
其憂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上仙

癸亥三月與高季文赴稷下同宿逆旅季文忽病會高振爨亦從舍東先生望廟因謀醫藥問袁鱗公言南郭梁氏家有狐仙青長桑之術遂共詣之梁四十以來女子也致按之有狐意入其舍覆室中挂紅幕探幕以窺壁間懸觀音像又西三軸吟馬格矛鬪逆俗背北壁下有案一頭小座高不盈尺貼小錦褥云仙人坐則居此衆焚香刈揖婦擊磨三口中隱約有詞祝已爾容就外榻坐婦立壁下理髮及頰與客語具道仙人靈蹟久之日漸慙衆恐碍伎難歸煩再祝請婦乃擊磨重禱轉身復立曰上仙最愛夜談他時往不得過昨宵有候試秀才携肴酒來與上仙飲上仙亦笑

醞酬諸客賦詩惟笑散時更漏尚盡笑言未已聞室中細響如蝙蝠  
飛鳴方疑聽胡忽案上若墮巨石聲甚厲婦轉身曰幾驚怖恐人便  
聞案上作嘆咤聲似一健更婦以蕉扇隔坐座上文言曰有緣哉有緣哉  
抗聲讓座又似拱手為禮已而問客何所諭教高振美遵念東先生意  
問見菩薩否答云南海是我孰徑如何不見又問羅亦更代石曰與陽世  
等耳問羅何姓曰姓曹已乃為李文求藥曰歸當夜祀茶水於於大主處  
討藥奉贈何恙不已衆各有問若為剖決乃辭而歸過宿李文少愈  
余與振美治裝先歸遂不暇造訪矣

笑靜山

高少宰念東先生云崇禎間有猴仙號靜山托神於河間之叟與人談詩  
文決休咎媿不倭以肴核置案上啗飲狼籍但不能見之耳時先生祖寢  
疾或致書云笑靜山百年人也不可悟遂以僕馬往招叟室徃日仙猶未  
采焚香祠之忽聞屋上大聲嘆贊曰好人家衆驚傾俄檐間又言之叟起  
曰大仙至矣羣泛叟岸幘出迎又聞作拱致聲既入室遂大笑後談時少宰  
兄弟尚諸生方入闈婦仙言二公闈卷亦佳但徑不熟再須勤勉雲路亦  
不遠笑二公敬問祖病曰生死事大其理難明因共知其不祥無何太先  
生謝世

舊有猴人弄猴於村猴斷頭而逸不可追入山中數十年人猶見之其走飄忽見人則竄後漸入村中竊食果餅人皆莫之見一日為村人所睹逐諸野射而殺之而猴之鬼竟不自其死也但覺身輕如葉一息百里遂往依阿叟曰汝能奉我為汝致富因自號靜山云

### 錢流

沂水劉定玉云其僕杜和偶在園中見錢流如水深廣二三尺許杜為喜以兩手滿掬後偃卧其上既而起視則錢已盡去惟握於手者尚存

郭生

郭生邑之東山人少嗜讀但山村無所就正年二十餘字畫多訛先是家中  
患狐服食器用輒多亡失深患苦之一夜讀卷置案頭被狐塗跡甚者狼籍  
不辨行墨因擇其稍潔者輯讀之僅得六七十首心甚恚憤而無如何又積窗  
課廿餘篇待所名沈晨起見翻攤案上墨汁濃泚殆盡恨甚會王生者以故  
空山素與郭善登門造訪見汚本册之郭具言所苦且出殘課示王王諦玩之  
其所塗留似有春秋又覆視沈卷類冗雜可刪訝曰狐似有意不惟勿患  
當即以為師過數月而視舊作頓覺所塗良確於是改作兩題置案上以覘  
其異比恍又塗之積年餘不復塗但以濃墨洒作巨點淋漓滿紙郭異之

持以白王、問之曰狐其爾師也任幅可售矣是歲果入邑序郭以是德狐恒  
置雞黍備狐啣飲每布房書名稿不自選擇但決於狐由是兩試俱列前  
名入闈中幅車時葉繆諸公稿風雅艷麗家傳而戶誦之郭有抄本愛  
惜臻至忍被個濃墨椀許於上污陰幾無餘字又擬題構作自覺快意卷  
浪塗之於是漸不信狐無何葉公以正文體被收又稍服其先見然每作一  
文經營惴惴輒被金污自以屢拔前茅心氣頗高以是益疑狐安乃歸向之  
洒點煩多者試之狐又盡泚之乃笑曰是真妄矣何前是而今非也遂不為狐  
設饌取讀本鎖相鹿中且見封鮑儼然啓視則卷面塗西畫粗於指第  
一三章畫五二三章亦畫五後即無有矣自是狐竟寂然後郭一次四等兩次

五等始知其北已寓喜於畫也

吳史氏曰滿招損謙受益天道也名小立遂自以為是執葉繆之餘習徂而不變勢不空大敗塗地不止也滿之為害如是夫

### 金生色

金生色晉寧人也娶同村木姓女生一子方周歲金忽病自今必死謂妻曰我死子必嫁勿守也妻聞之甘詞厚誓期以必死金搖手呼母曰我死勞看阿保勿令守也母哭應之既而金果死木媪來吊哭已謂金母曰天降凶憂婿遂違命女太幼弱將何為計母悲悼中聞媪言不勝憤激感氣對曰必以守媪慙而罷及伴女寢私謂曰人盡天也以兒好手足何患無良匹小兒女不早作人家

耽守此襁褓物寧非痴子倘必令守不宜以面目好相向金母過頭聞餘語  
蓋悲明日謂媪曰三人有遺囑本不教媪守也今既急不能待乃必以守媪  
愆而去母夜夢子來涕泣相勸心異之使人言於未約既後聽婦所適而詢  
諸術家本年莫尚不利婦思自衛以售纒經之中不忘塗澤店家猶素故  
一婦寧則蘄然新艷母知之心弗善也以其將為他人婦亦隱忍之於是婦  
遂肆村中有無賴子董貴者見而好之以金啗金憐媪求通殷勤於婦夜  
分由媪家踰垣以達歸所因與會合往來積有旬日醜聲四塞所不知者惟母  
耳婦室夜惟一小婢婦後心也一夕西情方洽聞棺木震响聲如爆竹婢在外  
榻見三者自障后出戴劍入寢室去俄聞二人駭詫聲少頃董裸奔出無何



金擗婦髮亦出婦大嗥母驚起見婦赤體走去方將啓關門之不谷出門  
追視扉不聞聲竟迷所往入婦室燈火猶亮見男子媵呼婢始戰惕而出  
具言其異相與駭怪而已董竄過鄰家圍伏牆隅移時聞人聲漸息始起  
身無寸縷苦寒甚我將假衣於媪視院中一室双扉虛掩因而暫入暗摸榻  
上爾女子足知為鄰子婦始生淫心乘其寢潛就私之婦醒問汝來乎應曰諾  
婦竟不疑仰褻備坐先是鄰子以故赴北村屬妻掩戶以待其婦既返聞  
室內有聲疑而審聽音態絕穢大怒擦戈入室董懼竄於牀下子就戮之  
又欲殺妻泣而告以悞乃釋之但不解牀下何人呼母起共火之僅能辨認視  
之奄有氣息詰其所來猶自供吐而亦傷數處血溢不止少頃已絕媪倉皇

火指謂子曰捉奸而單戮之子且奈何子不得已遂又殺妻是夜木翁方寢  
聞戶外拉雜之聲出窺則火熾於簷而從火人猶傍徨未去翁大呼家人畢  
集幸火初燃尚易撲滅命人格兵弩逐搜從火者見一人趨捷如猿竟越垣  
去垣外乃翁家桃園中四獠同墉皆峻固數人梯登以望踪跡殊未惟墻下  
塊微動聞之不應射之而突啓扉往驗則女子白身臥矢貫骨髓細燭之  
則翁女而金婦也駭告主人翁媪驚惶欲絕不解其致女合眸面已灰敗口  
氣細於屬絲使人扳腦天不可出足踏頂項而后出之女嚶然一呻血暴注  
氣亦遂絕翁大具計無所出既曙以實情白金母長跼哀乞而金母殊  
不怨怒但誓以教令自營葬金有村兄生光怒登翁門詰數前非翁慙沮

略令罷歸而終不知婦所私者何名俄鄰子以執姦自首既薄責遂釋訖而婦  
兄馬彪素健訟具詞控妹冤官拘媪：惧悉供願末又喚金母：托疾遣生自  
光代質其陳底裏於是前狀遂發亭木公羽天婦盡出一切惡得其情木以誨  
女嫁坐從媪皆使自贖家產其湯高鄰媪道淫杖之斃死案乃結

異史氏曰金氏子其神乎諱為醜媪抑何明也一人不殺而諸恨並雪可不謂  
神乎鄰媪誘人媪而反淫己媪木媪愛女而卒以殺女嗚呼欲知後日因當  
前作者是報更速於來生矣

彭海秋

某州諸生彭好古讀書別業離家頗遠中秋未歸客病無偶舍村中無可共  
眼目

語惟生者是已。若士而素有隱志，彭常鄙之。月既上，倍益元，聊不得已行簡。  
邀丘飲，次有剝啄者，齋僮出應門，則一書生將謁主人。彭離席，肅客入，相揖環  
坐，便詢族居。客曰：小生廣陵人，與君同姓，字海秋，值此良辰，旅邸倍喜，聞君高  
雅，遂乃不介而見，視其人布衣潔整，談笑風流。彭大喜曰：是我宗人，今夕何異。遂此  
嘉客，即命酌，款若夙好，察其意，似甚鄙丘。仰與攀談，輒傲不為禮。彭代為之  
慙，因撓辭其詞，請先以俚歌侑飲，乃仰天再吟歌，扶風豪士之曲，相與懽笑。客  
曰：僕不能酌，莫報陽春，倩代者可乎？彭言如敬容，問某城有名妓，無也？彭答  
云：無容，理然。良久，謂齋僮曰：適喚一人在門外，可導入之。僮出，果見一女子，逡巡  
外引之。入年二八，已采宛然，若仙彭驚絕，投坐衣柳黃帳，香溢四座。客便慰問，十

里頭煩跋涉也。女言笑雅。彭異之便致研詰。客曰：貴御苦無佳人適於西湖舟中，喚得來請女曰：適舟中唱薄倖郎曲，大佳。請再反之。女歌云：薄倖郎，馬洗春浴人聲遠，馬聲香。江天高山月小，掉頭去不歸。庭中生白恍不然，別離多但愁懽會少。眼何處，勿作隨風絮，便是不封侯。莫向臨卭去，客於袖中出玉笛，隨聲便弔曲，終笛止，彭驚嘆不已。曰：西湖空此何止千里，咄嗟招來，得非仙乎？客曰：仙何敢言，但視萬里猶庭戶耳。今夕西湖風月尤感曩時，不可不一觀也。能復遊否？彭留心欲覘其異，諾言幸甚。客問舟中騎乎？彭忠舟坐為逸，答言願舟客曰：此處呼舟較遠，天河中當有渡者，乃以于向空招曰：船來。舟來，我等要西湖去，不吝價也。無何，彩船一隻自空飄落，烟雲恍之衆俱登，見一人持短棹，末密排。

修翎形類羽扇一搖羽清風習之舟漸上入雲霄望南游行其駛如箭前踰刻  
舟落水中但聞絃管教曾鳴聲哩聒出舟一望月印烟波游船成市榜人羅棹  
任其自流細視其西湖也客於船后取異肴佳釀懽對酌少間一樓船漸近相傍  
而行隔客以窺中外三人圍棋喧笑客飛一觥向女曰引此送君行女飲酬彭依  
戀徘徊惟恐其去蹀之以足艾科波送彭益動請要后期女曰如相見愛但問  
娟娘名字無不知者客即以彭綾巾授女曰我為若代訂三年之約即起托女  
子於掌中曰仙乎仙乎乃板鄰窗捉女入窗目如盤女伏身蛇遊而進殊不覺隘  
俄剛鄰舟曰娟娘醒矣舟即溢去遂見舟已就泊舟中人約之並去游興頓消遂與  
客言欲一登西岸略同眺矚終作商確舟已自擺因而離舟翔步覺有里餘客後

空乘一馬來。令彭程之。即復去。曰：待再假西騎來。久之不至。行人已稀。仰視斜月  
西轉。天色尚曙。丘亦不知何往。捉馬營。進退無主。振鐙空泊。舟所則人船俱失。  
念樓橈空置。信益憂皇。天大明。見馬上有小餅囊。探之得白金三四兩。買食。疑  
待不覺。向午。計不如暫訪涓娘。可以徐察在耗。比訊涓娘名字。並無知者。輿轉  
蕭索。次山遂行。馬調良。幸不塞。方半月始歸。方三人之乘舟而上也。齋僮婦曰。主  
人已仙去。舉哀哀涕。謂其不返。彭歸。繫馬而入。家人驚喜。集呼彭始。共曰其異。  
因念獨還。御升。恐丘家聞。而致詰。戒家人勿播語。次道馬所由來。眾以仙人所置。  
便悉詣。廐驗視。及至。則馬頓渺。但有丘生。以草糧繫。樞過。駭極呼彭出。視見  
丘垂首。柀下面色灰死。問之不言。而眸啓閉而已。彭大不忍。解扶榻上。若喪魂。

醜灌以湯醃和。管咽中。夜蘇。意欲登。則夫夜而主下。為養數枚。又少飲。吸  
始能言。彭就榻所。州之任。云下州。片彼引我。則語空。又戲拍項。願遂迷。則  
路。伏之。少刻。自願已。馬心。亦醒悟。但不能言耳。是大序。耻談。不可以告。妻子。乞勿  
洩也。彭諾之。命僕馬馳送。歸彭。自是不敢忘情。於媼娘。又三年。以媼又別揚州。  
因往省視。州有梁公子。與彭通家。開筵邀飲。即席有歌姬數輩。俱采祇謁。  
公子媼娘。家人白以病。公子怒。婢子聲價自高。可將索于繫之。來彭。聞媼  
娘名。驚問其誰。公子云。此倡女。屢陵第一人。徼有微名。遂倨而無禮。彭疑名  
字偶同。然笑。自急。極欲一見之。無何。媼娘至。公子感氣。排數。彭諦視。中亦  
所見者也。謂公子曰。是與僕有舊。幸垂恩恕。媼娘向彭。審顧。似亦錯愕。公



子未遑深湖。即命行觴。彭湖薄倖。即曲猶記之否。娟娘更賦。目注移時始  
度舊曲。聽其聲。宛似當年中秋時。酒闌公子命侍客寢。彭捉手曰。三年之  
約。今始踐耶。娟娘曰。昔日送人泛西湖。飲不數卮。忽若醉。蒙櫂剛被一人携  
去。置一村中。一僮引妾入席中。三客。若其一焉。後乘舟至西湖。送妾自宮櫂歸。  
把子殷。每所疑。念謂是幻夢。而彼中宛在。今猶什襲藏之。彭告以故。相共  
嘆咤。娟娘從體入懷。哽咽而言曰。仙人已作良媒。君勿以風塵可棄。遂捨念  
此苦海人。彭曰。舟中之約。一日未嘗去心。卿倘有意。則瀛囊佳馬。所不惜耳。詰  
旦告公子。又稱貸於別駕。千金劑其籍。携之以歸。偶空別業。猶能認當年  
飲處云。

異史氏曰：馬而人，必其為人而馬者也。便為馬，止恨其不為人身，獅象鶴鹿，悉受鞭策，何可謂非神人之仁愛之乎？即訂三年約，亦沒苦海也。

堪輿

沂州宋侍郎，若楚家，素尚堪輿。即閭閻中，亦能讀其書，解其理。宋公卒，而公子各立門戶。為父卜兆，間有善者，為之術者，不憚千里，爭羅致之。於是兩術士名致盈百，日連騎徧郊野，東西之道，出入城而旅，徃月餘，各得牛眠地。此言封侯，彼云拜相，兄弟而不相下，因負氣，不為謀，遂營壽域，錦棚粉障，兩處俱備。靈輿至岐路，兄弟各率其屬以爭，自辰至於旦，及不能決，看客盡引去。昇天乞十易肩，困憊不舉。相與委柩路側，因止不葬。馮子構廬以蔽風雨。

兄建舍於傍，晉役居守。弟亦建舍如兄，再建之弟又建之，三年而成村焉。積  
多年，兄弟相逝，嫂與弟始合謀，力破前入水火之議，並車入野，視所擇兩地，並  
言不佳，遂同修聘，請術人另相之。每得一地，必具圖呈，問其可否。日進  
數圖，卷之，摘之，旬餘始下一域。嫂隨圖喜曰：「可笑，亦弟。」曰：「是地當先發一  
武，存焉。」然後三年公長孫果以武庫願御存。

異史氏曰：青烏之術，或有其理而辯而信之，則痴矣。况負氣相爭，委極路  
側，其於孝弟之道，不講奈何。莫以地理福兒孫哉。如閩中，宛若真雅而可  
傳者矣。

甯氏

南三復晉陽世家也有別墅在河居十里餘每馳騎日一詩之適遇雨途中有  
小村見一農人家門內寬敞因投止焉近村人故皆感重南少頃主人出邀謁  
甚茶八其舍斗如容既坐主人始操簪殷勤已掃院而澄密為茶命之坐始敢  
坐問其姓名自言建章姓富貴未幾進酒烹雞餽餽奉周至有笑女行矣時止  
戶外稍露其半軀年十五六端妙無比南心動而歌既歸繫念甚切越日具粟  
帛往酬借此階進是後常一過富貴時携肴酒相與留連女漸稔不甚忌避輒奔  
走其前視之則依鬟微笑南益惑焉無三日不往者一日值富不在坐良久女出  
應客南捉臂狎之女慙急峻拒曰奴雖貧要嫁何貴倨凌人也時南失偶便擇之  
曰倘獲憐眷定不他娶女要誓南指天曰以陞永約女乃允之自此為始嫩實

他出即過繼姪女但之曰桑中之約不可長也在所蒙之下倘肯賜以姻好父母  
必以為榮當無不認可速為計南諾之轉念農家宜堪匹耦姑假其詞以因循  
之會媒來為議姻於大家初尚躊躇既聞貌美財豐志遂決女以体孕催併益  
急南遂絕迹不往無何女臨序產一男父怒榜女以情告且言南要我笑賣  
乃釋女使人問南之立却不承賣乃棄兒益扑女之情哀鄰婦告南以苦南亦置  
之女恨之視棄兒猶活遂抱以奔南款闕而告闕者曰但得妻一言我可不死彼即  
不念我寧不念兒耶闕人具以達南之戒勿內女倚白悲啼立更始不復問質明  
視之女抱兒坐僵笑實念認之上官悉以南不義欲罪南之惧以千金行賂得免大  
家夢女披髮抱子而告曰必勿許負心即若許我必殺之大家負南富年許之既

親而食之。食故置感新人亦媚好惡善悲終日未嘗睹歡容枕席之間時復有涕  
洩問之亦不言過數日媼翁來入門便問南未遑問故相將入室見女而駭曰適於  
後園見吾女徼死桃樹上今房中誰也女聞言色暴變仆然而死視之則膏女急  
室后園新婦果自徼死駭極往報膏曰發女棺啓尸止前急未薙倍益恠怒  
復訟於官以其情幻擬罪未決南又厚餽膏哀令休結官亦受其賕囑乃  
罷而南家自此稍替又以異迹傳播數年無敢字者南不得已遠於百里外  
聘會進士女未及成禮會民間訛傳朝廷將選良家女充掖庭以故有女  
者悉送歸大家一日有媼導一輿室自梅會家送女者扶女入室謂南曰選官  
之事已急君卒不能如礼且送小娘子來問何無客曰薄有食故相從在後耳

嫗州之選去南視女亦風致遂與諧笑女俛頸引帶神情酷類膏女心中作惡  
第未敢言女登榻引被幃首而眠亦謂是新人常態弗為喜日飯瓜曾人不  
至始疑將被問女而女已奄然冰絕驚為怪莫知其故馳俾告曾竟無送女之事  
相傳為異時有姚孀女新葬隔宿為盜所發破材失尸聞其異詣南所  
徵之果其女啓衾一視四體裸然姚怒質狀於官以南屢無行惡之坐焚冢  
見尸論死

異史氏曰始亂之而終成之非德也况誓於初而絕於後乎捷於室聽之哭  
於門仍聽之抑何其忍而所以報之者亦比李十郎慘矣

梁序

徐州梁彥患鼯噓久而不已一日方卧覺鼻奇痒遽起大噓有物突出落地狀  
類屋上瓦狗約指頂大又噓又一枚落四噓凡落四枚蠢然而動相聚互嗅俄而  
强者物齒弱者以食之一枚則身頓長瞬息吞併止存其一夫於鼯鼠笑伸舌周匝  
自抵其吻梁大愕踏之物緣襟而上漸至股際捉衣而撼擢之粘擄不可下陷入  
衿底爬抓腰脇大惧急解衣擲地捫之物已貼伏腰間推之不動搯之則痛  
竟成贅疣口眼已合如伏鼠然

龍肉

漢太史玉璫言龍堆之下掘地數尺有龍肉光物其中任人割取但勿言龍字  
或言此龍肉也則霹靂震作擊人而死太史曾食其肉實不謬也



魁星

鄆城張濟宇卧而未寐忽見光明滿室驚視之一鬼執筆立若魁星狀急起拜叩光亦尋拭由此自負以為元魁之先兆也後竟落拓無成家亦彫落骨向相繼死惟生一人存焉彼魁星者何以不為福而為禍也

馬介甫

楊萬石大石諸生也生平有季常之具妻方氏奇悍少逆之輒以鞭撻涉事楊一曰提綱閱目一曰以蓋奴隸救楊與弟萬鍾常竊餽翁不敢令父始知然衣敗絮皆貽訕笑不令見容萬石四十無子納妾王旦夕不敢通一語兄弟候試却中見一少年容服都雅與語悅之詢其姓字自云介甫姓馬由此交日密

焚香為昆季之盟既別約羊載馬忽携僮僕過楊伍楊翁在門外曝陽捫  
膝疑為傭僕通姓氏使達主人翁披絮去或告馬此即其翁也馬方驚訝楊兄  
弟岸晴出迎登堂一揖便請朝父萬石辭以偶恙促坐笑語不覺旬夕萬石  
屢言具食而終不見定兄弟送立出始有瘦奴持壺酒來俄頃引盡坐伺  
良久萬石頻起催呼額頰潮熱汗蒸僑僮瘦奴以饌具出悅粟失飪殊不自  
肯食已萬石艸便去萬鍾謀被來伴客寢馬責之曰曩以伯仲高義遂  
同盟好舍老父實不溫能行道者為之萬鍾泣然曰在心之情卒難申致家  
門不吉寒暄悻嫂尊長細弱橫被摧殘非瀝血之好此醜不敢揚也馬駭嘆  
移時曰我初欲早旦而行今得此異聞不可不目見之請假明舍就便自炊萬

鐘從其教即除室為馬安頓夜深竊覩蔬櫛惟恐婦知馬會其意力却之  
且請楊翁與同食寢自詣城肆布布帛為布袍冬父子兄弟比感泣萬鍾  
有子喜兒方七歲夜泣翁眠馬撫之曰此兒福壽過於其父但少年孤苦耳贊一旬後不面投并御投其已  
聞伏根老翁安能大怒輒罵謂馬強預人家事初寢聲尚在閤闥漸近馬居以  
示慈歌之意楊兄弟汗體徘徊不能制止而馬若弗聞也者妾王體姪五月姪  
始知之褫衣恟掠已乃喚萬石跪受巾咽搥鞭逐出值馬在外慚慊不前又追  
逼之始出婦亦隨出又手頓足觀者填溢馬指嬖叱曰去婦即反奔若被鬼  
逐衿履俱脫足纏紫纒於道上徒跣而歸面色灰死少定婢進漢履看已  
噉啣大哭家人無敢問者馬曳萬石為解巾幘萬石憐身定息如恐脫落馬

強脫之而坐立不寧猶惧以私脫加罪探婦哭已乃敢入次且而前婦殊不發一  
語遽起入房自寢萬石喜始歸與弟竊弄焉家人皆以為異相聚偶語頗微  
有聞益富怒徧撻奴婢呼妻創刺不能起婦以為偽就榻擄之崩注墮胎  
萬石於無人處對馬哀啼馬慰解之呼僮具牢饌更穿耳唱不放萬石歸  
負在閨房恨天不歸方大喜忽聞槌扉聲急呼婢則室門已闔有巨人入影  
蔽一室猙獰如鬼俄又有數人各執利刃婦駭絕欲號巨人以刀刺頸曰號便  
殺却婦急以金帛贖命巨人曰我冥曹使者不要錢但取悍婦心耳婦益惧  
自換敗類巨人乃以利刃畫婦心而數之曰如某事謂可殺否即畫凡一切凶悍  
之事責數殆盡乃畫膚革不啻數十末乃曰妾生子亦爾宥循何惡打墮

此事必不可有乃令教人反接其手剖視悍婦心腸婦叩頭乞命但言知悔俄  
聞中門啓閉曰楊萬石采矣既已悔過好晉餘生終然盡散無何萬石入見婦  
亦有徇繫心頭刀痕縱橫不可數辭而問之得其故大駭竊疑焉明日向馬迷  
之馬亦駭由是婦威漸斂逾數月不敢出一語馬大喜告萬石曰實告若  
幸勿宣洩前以小術惧之既得好合請暫別也遂去婦每日暮梳妝萬石作侶  
惟笑而承迎之萬石生平不解倡樂遠邇之覺坐立皆無所可婦一夜憶巨人  
狀瑟縮搖戰萬石思媚婦意微露其假婦遂起苦致窮詰萬石自覺失言而  
不可悔遂實告之婦勃然大罵萬石具長跪牀下婦不顧哀全漏三下婦曰欲  
得我恕慎以刀畫女心頭如子數此恨始消乃起捉厨刀萬石大懼而奔婦逐之

犬吠雞鳴家人盡起萬鍾不知何故但以身左右尋覓兄嫂方詬詈忽見翁來睹  
袍服倍益烈怒即就翁身條割裂批頰而摘翁鬚萬鍾見之怒以石擊婦  
中顛顛墜而斃萬鍾曰我死而父兄得生何憾遂投井中救之已死移時身蘇  
聞萬鍾死怒亦遂解既殯弟婦戀兒矢不嫁婦唾罵不與食離去之遺孤兒  
朝夕受鞭楚俟家人食訖始喘以冷塊積半歲兒疳瘕僅存氣息一日馬忽  
至萬石囑家人勿以告婦馬見翁襦履如故大駭又聞萬鍾須謝謂足悲哀兒  
聞馬至便來依戀前呼馬城馬不解識審顧始辨驚曰兒何憔悴至此翁曰  
喘具道情事馬忿然謂萬石曰我曩道兄非人果不謬兩人止此一綫殺之將  
奈何萬石不言惟伏首帖耳而泣坐語教訓始自知之不敢自出逐客但呼萬石

入批使絕馬含涕而出批痕儼然馬怒之曰兄不能威獨不能斷出耶歐父殺弟  
安惡忍受何以為人萬石欠伸似有動容馬又激之曰如渠不去理沮威劫便殺却勿  
快僕有三三知文都居要地必合極力保無虧也萬石諾負氣疾行奔而入道與  
遇叱問何為萬石呈遞天色以手據地曰馬生教余出婦有益情願尋刀杖萬石  
懼而却走馬唾之曰兄真不可教也已遂開篋出刀圭藥合水授萬石飲曰此名天  
耳姓哥哥救所以不輕用者以能病人故耳今不得已暫試之飲下少頃萬石覺氣  
填骨如烈焰中燒刺不容忍直抵閭閻叫喊雷動婦未及語萬石以足騰起婦  
顛去救尺有咫即後握石成拳搗毀于無算婦體幾無完膚嘲咄猶罵萬  
石於懷中出佩刀婦罵曰出刀子敢殺我耶萬石不語割股上而大如掌擲地上方

欲再割婦哀鳴乞恕萬石不聽又割之家人見萬石死相集死力救出馬迎去棧  
時相用慰勞萬石餘怒未息屢欲奔尋馬止之少則藥力漸消塔馬若畏馬  
喙曰兄勿廢乾綱之振在此一舉夫人之所以惧者非朝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譬  
昨死而今生復從此除故更新再一餒則不可為矣遣萬石入探之婦收慄心惻情  
婢扶起將以塔行止之乃已出語馬生父子交賀馬欲去父子共挽之馬曰我適  
有東河之行故便道相過還時可復會耳月餘婦起眉事良人父覺黔驢  
無技漸狎漸嘲漸罵居無何舊態全作笑翁不能堪宵遁至河南緜道士  
籍萬石亦不敢尋半餘馬空知其狀佛然責教已立呼兒空四五驢子上驅策  
遂去由此御人皆不齒其萬石學便案臨以劣行黜名又四五年還回祿居空財物



妻為煨燼延燒鄰舍村人執以告郡罰銀煩苛於是家產漸盡至無居廬近  
村相戒無以舍之萬石尹氏兄弟怒婦所為亦絕拒之萬石既窮質妻於貴家俗  
妻南渡至河南界道旁已絕婦不肯從賄夫再嫁適有屠而鰥者以錢三百貨  
去萬石一身與食於遠村近郭聞至一朱門人訶拒不聽前少聞一官人出萬  
石伏地啜泣官人熟視久之略詰姓名驚曰是伯父也何一貧至此萬石細審知為喜  
兒不覺大哭泣之入見堂中金碧煥映俄頃父扶童子出相對悲哽萬石始述遭  
初馬携喜兒至斗數日即出尋楊翁來使祖孫同居又延師教讀十五歲入邑  
庠次年領鄉薦始為完婚乃別欲去祖孫泣告之馬曰我非人實狐仙耳道侶  
相候已久遂去茅廬言之不覺聞楚因念昔與庶伯母同受酷虐倍益感傷

遂以輿馬賣金贖王氏歸半餘主一子因以為嫡子從屠半載任恃猶昔大怒  
以屠刀孔其股穿以毛縛懸梁上荷肉竟出號極聲嘶鄰人始知解縛抽縛  
一袖則呼痛之聲震動四鄰以是見屠來則骨毛皆墜後腔創雖愈而斷在  
遺肉內終不良於行猶夙夜服役無敢少懈屠既橫暴每醉歸則捷言不  
情至此始悟昔之施於人者亦猶是也一日楊夫人及伯母燒香省陀寺近村農婦  
並采茶謁尹在中。悵立不前。王氏故問此伊誰。家人進曰張屠之妻便訶使前。  
與太太稽首。王笑曰此娘從屠當不乏肉食。何羸瘠乃爾。尹愧恨歸欲自縊。  
復弱不得死。屠益惡之。歲餘屠死。途遇萬石。遙望之以林竹。泪下如糜。萬石  
疑僕未通一言。歸告侄欲謀珠還。姪固不肯。婦為里人所唾棄。久無所歸。依屠

善經跋

乞以食萬石猶時就尸。疑寺中住以為邱陰教。羣乞。若辱之乃絕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後數行乃畢。公權撰成之。

異史氏曰。內快天下之通病也。惑不喜天壤之別。乃有楊郎寧非。變異余膏。作妙善行之續言。謹附錄以博一噱。

竊以天道化生萬物。重賴坤成。男兒志在四方。尤須內助。同日獨苦。勞滿十月。呻吟就濕。移乾苦矣。三年啜笑。此願空桃而動念。君子所以有位。儼之求。瞻井臼而懷思。古人所以有魚水之愛也。始而不遜之聲。或大施而小報。德則如嵐之散。竟有往而無來。祇緣兒女深情。遂使英雄短氣。牀頭夜坐。任金剛亦須低眉。釜底毒烟生。即跌漢無能強項。秋砧之杵。可掬不掬。月夜之

衣麻姑之瓜能搔輻試蓮花之面小受大走直將代孟母投梭婦唱天隨翻  
欲起周婆制禮娉娉跳擲停觀滿道行人嘲啾嗚嘶撲落一羣嬌鳥惡  
乎哉呼天願地忽爾板髮向銀牀醜笑天轉目搖頭猥欲投環延玉頸當  
是時也地下已多碑胆天外更有驚魂北宮黜未必不逃孟施舍焉能無畏將  
軍氣同雷電一入中庭烟歸無何有之鄉大人而若冰霜比到寢門遂有不  
可呵之旨處豈果指粉之氣不勢而威胡乃託體之身不寒而慄猶可辭者  
魔女剋髮來月下何妨俯伏皈依最亮柱者鳩盤荼首到人間也要香  
花供養聞怒獅之吼則双孔撩天聽北難之鳴則五體投地登徒子淫而忘  
醜迴波詞憐而戾嘲設為浮陽之壻立毀尊祭媚卿良有政者替外黃

之家不免奴役。集僕將何求彼窮鬼自覺無賴任其所樹摧花止求乞荒  
於慈婦如戲神可云有勢乃亦嬰鱗犯者不能借助於方兄。豈得游之心  
惟茲島道柳消霸王之氣恃此鴻溝然死同穴生同衾何嘗敢吟自首而  
朝行雲暮行雨。輒欲獨占巫山恨煞池水清。空按紅牙玉板憐爾妾命薄  
獨支永夜寒更。彈瑟為灘喜驪龍之方。睡犢車塵尾恨驚馬之不奔  
榻上共卧之人。慳去方知為舅。牀前久繫之客。牽米已化為羊。需之殷者  
僅俄頃。毒之流者無盡。藏買父纏頭而成自作之孽。太甲必曰難違。俯  
首帖耳而受無妄之刑。李陽亦謂不可酸風凜冽。吹絳綺。斷之春。醉海  
洋洋。淹斷藍橋之月。又或感會忍逢良朋。即坐斗酒。藏而不設。且由房

出逐客之書故人踈而不來遂自我廣絕文之論甚而雁影空飛涕空洒  
於荆樹鸞膠丹竟變遂起於薑爐花故飲酒陽城一堂中惟有兄弟吹竽  
高子七日餘空無空家古人為此有隱痛矣嗚呼百年鴛偶竟成附骨之  
疽五兩鹿皮或買剥牀之痛髀如斲者如是担似斗者何人固不敢於馬  
槽下斷絕禍胎又誰能向蚕室中斬除孽本娘子軍肆其橫暴苦療  
妬之無方胭脂虎嘍盡生靈幸渡迷之有楫天香仗藝全澄湯蘊  
之浪花雨展飛盡滅劍輪之火柳架之境粉翼雙棲長方之瑞青蓮並  
蒂拈苦惱於優婆之國立道場於愛河之濱嘔願此幾事貝葉文  
洒為一滴楊枝水

路令

宋國英東平人以教習授路城令貪暴不仁催科尤酷斃杖下者狼藉於庭  
余鄉徐白山適過之見其橫訊曰為民父母威焰固宜乎宋揚作得意之  
詞曰嗒不敢官雖小莅任百日誅五十八人笑後十年方據案視事忽瞻首而  
起手足撓亂似與人撐拒狀自言曰我罪當死我罪當死扶入署中踰時尋  
卒嗚呼幸有陰曹無再陽政不然願越貨多則卓異聲起矣流毒安窮哉  
異史氏曰路子故區其人魂魄教故其為鬼雄今有一官握篆於上必有一二  
剔流風承而痔故之其方盛也則謁樓未盡之高皆為之具錦屏其將  
敗也則驅誅未盡之收禮為之乞保當官無貪貪庶每莅一任必有此兩事

赫者一日未去則蚩者不敢不從積習相傳沿為成規其亦取笑於浴  
城之鬼也已

一庫將軍

庫大有字君實漢中洋縣人以武舉隸祖述舜麾下祖厚遇之屢蒙拔擢遷  
偽周總戎後覺大勢既去潛以兵乘祖格拒傷手因就縛之納款於格督祭  
空都夢空冥司冥王怒其不義命鬼以沸油洗其足既醒足痛不可忍後墮  
滑指盡墮又益之瘡輒呼曰我誠負義遂死

異史氏曰事偽朝固不足言忠然國士庸人固知為報賢豪之自命至爾  
也是誠可以惕天下之人臣而懷二心者矣



絳妃

癸亥歲余館於畢刺史公之絳然堂公家花木最盛暇輒泛公杖後得恣游  
 賞一日徘徊既歸倦極思寢解屣登林夢入夢二女郎被服豔麗近請曰有所奉  
 託敢屈移玉余愕然起問誰相見召曰絳妃耳恍惚不解所謂遽泛之去俄睹  
 殿閣高接雲漢下有石階層而上約盡百餘級始至顛頭見朱門見敞又  
 有三麗者趨通客入通客無何詣一殿外金鈎碧箔光明射眼內一女人降階出環  
 珮鐙然狀若貴嬪方思展拜妃便先言敬屈先生理須首謝呼左右以毯貼  
 地若將行禮余惶悚無以為地因啟曰拜此亦微賤得辱寵召已有餘榮况敢  
 分庭抗禮蓋臣之罪折臣之福妃命撤送設宴對延相向酒數行余辭曰臣啟

少輒醉其有德儀教命云何業釋疑慮妃不言但以巨杯促飲余屢請命

乃言善花神也合家細弱依棲於此屢被封家婢子橫見摧殘今欲非成借

一煩點后屬檄州耳余皇然起發奏臣學陋不文恐負重託但承寵命敢不竭肝

耳之愚妃喜即殿上賜筆札諸麗者拭案拂座磨墨濡毫又一出駭人折

紙為範置腕下略寫一兩句便三輩登背相窺余素遲鈍此時覺文思

若湧完少剛稿悅爭持去啓呈絳妃展閱一通題詞不刊遂復送余歸醒

而憶醒之情事宛然但檄詞強半遺忘因是而成之

謹按封氏飛揚戾性是嫉為心濟惡以才妬同醉骨射人於暗奸類含沙

昔書后帝受其狐媚英皇不足解憂反借渠以解愠楚王蒙其蠱惑昏

才未能稱意惟得彼以稱雄沛上英雄雲飛而思猛士茂陵天子秋高而  
念佳人從此怙寵日恣因而肆狂無忌怒號萬竅御者碎玉於玉宮洲渚中  
宵弄寒聲於秋樹條向山林叢裡假虎之威時灑灑堆中生江之浪且也  
簾櫳動發高閣之清商箴鐵忽敲破離人之幽夢尋帷下榻翻月  
同入暮之宿排闥登竟作翻書之客不曾於生平識面再開門戶而來若  
非是掌上留裙幾植妃子而去吐絲於碧落乃敢因月成闌翻柳浪於青  
郊謬說為花寄信賦歸田者歸途徐就飄吹簾芬荔之衣登高臺者  
高興方濃輕落茱萸之帽蓬梗卷兮上下三秋之羊角博空笙  
聲入乎雲霄百尺之高絲斷鐵繫不奉太后之詔欲速花開未絕座

客之饒竟吹燈滅其則揚塵播土吹平李賀之山叫雨呼雷捲破杜陵之  
屋馮夷起而擊鼓少女進而吹笙甘湯漾以來州皆成偃吼奔而至瓦欲  
為飛未施搏水之威浮水江豚時出非隄出障天之勢書天雁字不成  
行助馬當之輕帆彼有馭爾牽瑤台之翠帳於息云何至於回馬有靈  
尚依魯門以避但便行人無恙願喚尤即以歸若有降象乘而破者萬  
里世無高士御以行者幾人駕礮車之狂雪遂以仗即自天恃貪狼之  
逆氣漫以河伯為尊姊妹供受其權殘彙族悉為其蹂躪後江缺  
綠掩其何窮孽柳嗎條蕭駱無際而零金谷綴為藉客之袒露冷  
華林去作汨泥之絮埋香瘞玉殘妝却而翻飛朱樹離離雜珮行其零

落城春光於旦夕。萬點紅飄愁不見。綫紅於西東。五更非錯恨。翩翻江漢女。  
弓鞋漫踏春園。空好。玉樓人。珠勒徒嘶芳艸。斯時也。傷春者有難乎。  
為情之悲。尋勝者作無可奈何之歌。爾乃趾高氣揚。發無端之踔厲。  
催蒙振落。動不已之珊瑚。傷哉綠樹。猶存數。者繞墻自落。又笑朱  
藩不監。娟者。雪負涕。誰憐。墮。困。占。羅。畢。芳。魂。於。一。日。朝。榮。夕。悴。免。禁  
毒。以。何。年。然。羅。裳。之。易。開。罵。空。闌。於。子。夜。訟。狂。伯。之。官。章。未。報。於。天。  
庭。誕。芳。鄰。學。作。蛾。眉。之。陣。几。屬。同。氣。厚。興。艸。木。之。兵。莫。言。蒲。柳。無  
能。但。須。藩。籬。有。志。且。看。鷺。雉。侶。公。西。復。奪。愛。之。仇。請。與。蝶。友。蜂。交。共  
發。同。心。之。誓。以。酬。桃。桂。梓。可。敬。戰。於。昆。明。桑。葢。柳。旌。用。觀。兵。於。上。苑。東。

離處士亦出茅廬大樹將軍應懷義憤殺其氣燭洗千年粉黛之  
穢爾豪強銷萬古風流之恨

河間生

河間某生場中積麥種如丘家人日取為食新河之有狐居其中常與主人相見  
老翁也一日屈主人飲拱生入河生難之強而後入則廊舍草好即坐於酒香  
烈但日色昏黃不辨中夕也罷既出異物俱杳翁母亦往夙歸人莫能跡  
問之則言友朋招飲生請與俱翁不可固請之翁始諾挽生臂疾如乘風可炊黍  
時空城市入酒肆見坐客良多取飲頗華乃引生登樓上下視飲者几案杯  
殮可以指數翁自下樓任意取案上酒果杯來供生坐中人曾莫之禁時

生視一未衣人前列金橋命翁取之翁曰此正人不可近生嘿念狐與我游必我  
邪也自今以往我必正方一注想覺身不自主眩墮樓下飲者大駭相譁以妖生  
仰視竟非樓上乃梁剛耳以實告衆審其情確贈而遣之剛其苦處乃魚台  
去河剛十里云

跪香女雲翠仙

梁有才故晉人流寓於濟作小負販無妻子由產後村人登岱四月交香侶  
雜沓又有優婆夷塞率衆男子以百十雜跪神座下視香炷為度名曰跪  
香才視衆中有女郎年十七八而笑悅之詐為香客近女郎跪又偽為膝困無  
力狀故以手據女郎足女回首似與格行而遠之才又膝行近之少剛又據之女郎

覺遠起不跪出門去才亦起亦出履其即不知其往心無望快而行途中見  
女郎從媪似為女也母者才趨之媪女行且語媪云汝能奉禮娘、大好事汝無  
弟妹但獲娘、實加護、汝得快婿但能相孝順都不必貴公子富王孫也  
才竊喜漸詰媪自言為雲氏女名翠仙其出家西四十里才曰山路潘母  
如此語、妹如此儀、何能便空曰日已晚將寄舅家宿耳才曰適言相婿不  
以貧媪不以賤鄙我、又未婚願當母意否媪以問女、不應媪教問女曰渠  
寡福又其湯、無行輕薄之心還易割愛後兒不能為通、兒作婦才問朴  
誠自表切矢、媪曰媪喜竟諾之女不樂、轉悲而曰母又強、與相、唯之才殷勤  
手於棠、覓山、堯二兒媪及女已步、送若為僕、過隘、軒河堯夫不得、願搖動



良殷俄抵村舍便邀才同入舅家舅出翁始出媪也雪兒之嫂之謂才吾婿  
日適良不須別擇便取今日舅亦喜出酒肴解才既嚴妝翠仙出拂榻促  
眠女曰我固知即不義迫母命漫相隨即若人也當不須憂俗活才唯  
聽受明日早起母謂才宜先去我以女從空才歸掃戶聞媪果送女空入視  
室中虛無有便云似此何能自給若身速歸當小助汝辛苦遂去次日有男  
女數輩各携服食器具布一室滿之不飯俱去但留一婢才由此中食坐溫飽  
惟日引里無賴朋飲競賭漸盜女郎簪珥仿博女勸之不聽頗不耐之惟嚴  
守箱奩如防寇一日博黨款門訪才窺見女適驚戲謂才曰子入富貴  
何憂貧耶才問故答曰曩見夫人實仙人也適與子家道不相稱何為接金

可得百為奴可得千金在室而聽飲博無首耶才不言而心馳之婦輒向  
女歎嗟時言貧不可度女不顧才頻擊卓拋匕箸罵婢作諸態一夕  
女沽酒與飲忽曰即以貧故日焦心我又不能御窮今即憂中豈不愧怍但無  
長物止有此婢鬻之可稍佐經營才搖首曰其直幾許又飲少時女曰妾於  
即有何不相承但力竭耳念一貧如此便死相送不過均此百半古有何發跡不  
如以妾鬻貴家而所便益得直或較婢多才故悖言何得至此女回言之  
色作莊才喜曰容再計之遂緣中貴人僮隸樂籍中貴人親詣才見女大  
悅恐不能即得立券八百徭事灑就笑女曰母日以壻家貧常繫念今  
意斷矣我將暫歸省且即與妾絕何得不告母才慮母阻女曰我願自樂

之保無恙居身才送之役將半始抵母家過門入見樓舍華好婢僕單往  
來憧憧才日與女居母請詣母女輒止之故為甥館年餘曾未一臨岳家室此  
大駭以其家巨恐媵奴所不甘也女引才登樓上媪驚問夫妻何來女怒曰  
我固道渠不義今果然乃於衣底出黃金二錠置几上曰妾不為小人賤悅  
今仍以還母媪問故女曰渠將溺我故藏金無用處乃指才罵曰豺鼠  
子曩日負肩擔面沾塵如鬼初近我意作汗腥膏垢欲傾塌足手斂一  
寸厚使人終夜驚自我婦汝家安坐餐飯鬼皮始脫母在前我豈誣耶才  
羞首不敢少出氣女又曰自願無傾城姿不堪奉貴人似若輩男子我固謂  
猶相匹有何虧負遂一急香火情我豈不能起樓宇買良沃舍汝儂薄

骨乞丐相終不是白頭侶言次婢媼連衫臂旋圍透之間女言數便都噙  
罵共言不如殺却何得漫云才夫俱據地自投但言知悔女又感氣曰爾妻  
子已大惡猶未便是刺何忍以同衣人贖作倡言未已衆皆裂眦以銳矚  
剪刀肢攢刺脇裸才號悲乞命女止之曰可暫釋却渠便無仁義我亦不  
敵敵乃率衆下樓去才坐聽移時語聲俱寂思欲潛遁忽仰視見  
星漢東方已白野色蒼蒼弄燈亦尋城近無屋宇身坐削壁上俯瞰絕壑  
深無底駭絕怙墮身稍移掬懸一聲墮石崩墜壁半有朽橫焉四顧不得  
墮以朽受援手足無着下視茫茫不知幾何尋丈不敢轉側嗚呼聲嘶  
一身盡撞眼耳鼻舌身刀俱渴日漸高始有樵人望見之尋綆來從而下

取置嘒上奄持盞斃昇婦其家全則門洞敞扉亮如敗寺財器什器俱  
有惟有絕牀敗絮是已家舊物零落猶存嗒然自卧飢時日乞食於鄰  
既而墮滑為癩里黨薄其行志唾棄之才無計賃屋而穴居行乞於道  
以刀自隨或勸刀易餌才不肯曰野居防虎狼用自衛耳後遇向勸鬻妻  
者于途近而哀語遽出刀擊而殺之遂被收官廉得其情亦未必酷官  
之繫獄中身瘦死

異史氏曰得遂山芙蓉與共四壁與以南面玉堂易哉已則非人而怨逢  
惡之友故為友者不可不知戒也亢狹和子誘人淫博為諸不義其事不  
敗雖則不怨亦不德迨於身無孺婦無袴十人所指無疾得死窮敗之念

無時不繫於心窮敗之恨無時不切於齒清夜牛衣中輒轉不寐天寒  
後歷々想未落時歷々想將落時又歷々想致落之故而因以及發端致  
落之人空於此弱者起擁絮坐詛強者悲凍裸行葦欠索力霍々磨之  
不待終反笑故以善規人如贈椒醴以惡誘人如餽漏脯也聽者固當省  
言者可勿悵哉

跳神

濟俗民間有病者閭中以神卜侍老巫擊鉄環單面鼓婆娑作態名曰跳  
神而此俗都中尤盛良家少婦時自為之堂中向於案酒於盆甚設几上燒巨  
燭胡於畫婦束短幅裙屈一足作商羊舞兩人提臂左右扶掖之婦刺々瑣

繁似歌又似祝字多寡參差無律帶腔室數鼓亂槌如雷蓬聒人耳婦  
叨闕翁雜鼓聲不甚辨了既而首垂目斜視立全酒人扶則仆旋忽伸頭巨  
躍離地尺有咫室中諸女子凜然愕顧曰祖宗來喫食矣便一噓吹燈戒內  
外實黑人懾息立情中無敢文一語亦不得聞鼓聲亂也食頃聞婦厲聲  
呼翁姑及夫嫂小字始共執燭偃倭榻休咎視尊中盞中案中都漫空  
空望顏色察嘆喜肅羅門之容暑御中有慢誹者神已知便指其姍笑  
我大不敬將褫汝袴誹者自顧營然已裸輒於門外樹頭覓得之滿洲婦女  
奉事尤虔小有疑必以決時嚴故驕假虎假馬執長兵舞榻上名曰跳虎  
神馬虎勢作威怒口者聲傍俾或言關張元壇不一號赫氣慘凜尤能畏

怖人有丈夫穴窗來窺輒被長兵破窗刺帽挑入去一家媪媳姊若妹森踣  
雁行立無岐人急無懈骨

鉄布衫法

沙獅子得鉄布衫大力法駢其指力斫之可斷牛頭橫樹之可洞牛腹曾在仇  
公子彭三家傳自製木於空遣兩健僕柳方擗去猛反之沙裸腹受木碎  
悲一聲木去遠笑又出其勢即石上以木椎力擊之無少損但畏刀耳

大力將軍

查伊漢浙人清明飲野寺中見殿前有古鐘大於兩石甕而上下土痕手  
迹滑然如新疑之俯窺其下有竹筩受八升許不知所貯何物便數人掘耳



力掀舉之無少重。蓋駭乃坐飲以伺其人。若無何有乞兒入携所得糗糒。堆  
疊鐘下。乃以一手起鐘。一手掬餅置室內。往返數回。盡已。復合之。乃去。移時  
復來。探取食之。食已。復探。較者啟櫥。一座盡駭。查問若男兒胡行乞。答以  
啾噉多。無傭為查。以其健。勸授行伍。乞人怵然。慮無階查。遂携歸。歸之  
計其食。略倍五六人。為易衣服。又以五十金贈之。行後十餘年。查猶于今。於  
間有吳將軍。六一者。忽來通謁。款談問伊。伊曰。是君何人。答言為諸父行  
與將軍何。君恩有素。曰。是我師也。十年之別。頗復憶念。煩致先生一賜臨也。漫  
應之。自念。姓名。賢何。得武弟子。曾伊。漢空。因告之。伊曰。茫不記憶。因其問。訊  
之。殷即命僕馬。投刺於門。將軍趨出。逆諸大門之外。視之。殊味生平。竊疑將軍

悞而將軍僂僕益恭肅客入深啓三四閃忽見女子往來知為私扉屏是立  
將軍又揖之少間登則檮檯庶者移座者並皆少姬既坐方擬展閃將軍願少  
動一姬捧朝服坐將軍遽起更衣查不知其何為衆姬捉袖慙於訖先命  
數人檢査座上不便動而後朝拜如覲君父查大愕莫解所以拜已以便服  
侍坐笑曰先生不憶舉鐘之乞人耶查乃悟既而笑甚高列家樂作於下酒  
闌羣姬列侍將軍自空請社何趾乃去查醉起遲將軍已於寢門外三閃笑  
查不自安蘇欲返將軍投轄下錦綉閃之見將軍自無他作惟點數姬婢查  
所穿及馬驪馬服用器具皆造記籍戒無漏查以將軍家政故未深叩一日  
執籍謂查曰不才得有今日恙出高厚之賜一婢一物所不敢私收以半奉先

先查愕然不受將軍不聽出藏銀數萬亦而置之按籍點灼古玩牀几堂內  
外羅列幾滿查回止之將軍不顧侍婢姓名已即令男為治裝女為斂器  
止囑敬事先生百聲慄慄又親視姪婢登輿廐卒提馬驟闕咽泣發乃返  
別查後查以修史一案株連被收卒得免皆將軍力也

異史氏曰厚施而不酬其名真僕烈子丈夫哉而將軍之報其慷慨亦  
爽无千古所僅見如此胸襟自不應老於溝瀆以是知兩賢之相遇非  
偶然也

白蓮教

白蓮盜首徐滿儒得左道之書能役鬼神小試之觀者盡駭走門下者如

驚於是墮懷不軌因出一鏡言能鑑人終身懸於庭令人自始或禮頌或紗  
帽備衣貂蟬現形不一人益怪愕由是道路揣揣踵門求鑑者揮汗相屬  
徐乃宣言此鏡中文武貴官皆如來佛註定龍華會中人各宜努力勿得  
退縮因亦對衆自始則冕旒龍袞儼然王者衆相視而驚大衆齊伏  
徐乃建旗秉鉞固不歡躍相送莫符所始不數月聚黨以萬計滕嶺上  
帝望風而靡後大兵進勦有彭都司者長山人藝勇絕倫寇出二岳婦女  
與戰女俱双刃利如霜騎大馬嗜嘶甚怒懸刃盤旋自展達暮彼不能傷  
彭亦不能捷也如此三日彭覺力俱竭哮喘而卒迨滿儒阮誅捉賊黨  
械問之始知刃乃木刀騎乃木橈也假兵馬死真將軍亦奇矣

顏氏

順天某生家貧值歲飢後父之洛性缺年十七裁能成幅而丰儀秀美能雅  
誼善尺牘見者不知其中之無有也無何父母從役孑然一身受重累家於洛  
內時村中顏氏有孤女名士尚也少惠父在時嘗教之讀一過輒記不忘十數  
歲學父吟咏父曰吾家有女學士惜不并耳鍾愛之期擇婿壻父卒母執  
此志三年不遂而母又卒或勸適佳士女慙之而未就也適鄰婦踰垣來就  
與攀談以字紙裹繡紵女啓視則其手翰寄鄰生者反復之而好焉鄰  
婦窺其喜私語曰此翩翩一美少年孤與卿等年相若也倘能垂青妾願渠  
儂而合之女脈不語婦歸以意授夫鄰生故與生善告之大悅有母遺金

銀託委致烏剌。成禮。魚水甚懽。及堵生文笑曰。文與卿似是兩人。如此何可。  
成朝夕勸生研讀。嚴如師友。敏昏先挑蠟。據案自哦。為丈夫率聽漏。三下乃  
已。如是年餘。生制執頭通。而再試。再黜。司名塞落。獲良。娘不給撫。情寂  
漠。慙。悲泣。女訶之曰。君非丈夫。負此弁身。使我步趨。為冠青紫。再覩之。生  
方懊喪。聞妻言。睽場而怒曰。閨中人身不到場。屋便以功名富貴。似汝在。厨下  
汲水。炊白粥。若冠加於頂。恐亦猶人耳。女笑曰。君勿怒。俟試期。妾請易裝相代。倘  
落拓如君。當不敢漫觀天下事矣。生亦笑曰。卿自不知艱苦。真宜便請嘗試。  
之。但恐從露為御。荆棘耳。女曰。妾非戲語。君嘗言燕有故。屢請男裝。從君。婦  
為為弟。君以襁褓出。誰得其非。非生從之。女入房巾服而出。曰。視妾可作男兒。

否生視之儼然一顧影少年也生喜徧辭里社交好者薄有貲嘗買一羸奉御  
妻而歸生州兄尚在見而弟如冠王甚喜晨夕如顧之又見宵打攻苦倍益愛  
敬僱一剪髮雖奴為供給便暮後輒遣去之鄉中吊慶兄自出周旋弟惟下  
帷讀居半<sup>年</sup>罕有睹其面者客或請見兄輒代辭讀其文嗚然駭異或排闥  
而迫之一得便去客睹半米又共傾慕由此名大噪世家爭願贅焉叔兄商之  
惟艱然笑再強之則言矢志青<sup>雲</sup>不及第不嫁也會學使某臨兩人遂出兄又落  
弟以冠軍應試中順天第四明年成進士授桐城令有更治尋遷河南道掌  
印御史富埒王庆因托疾乞骸骨賜歸田里富客填門送謝不納又自諸生  
以及顯貴亦不言娶人無不怪之者歸後漸置婢或疑其私嫂察之殊無尚

尚且無何胡鼎革天下大亂乃告嫂曰實相告我小郎嬾也以男子甘翦耳不能自立負氣自為之深恐播揚致天子召問貽笑海內耳嫂不信脫靴而示之足始愕視靴中則歌絮滿焉於是便生承其柩仍閉門而雌伏笑而生平不字遂出資購妾謂生曰凡人四五身通顯則買姬媵以自奉我官跡十年猶一身耳若何福澤生享佳麗生曰而首三人請卿自置耳相傳為笑是時生父母屢受重恩笑播紳非徒尊生以侍御禮生清襲閭柳唯以諸生自安終身未嘗與益云

異史氏曰翁姑受封於新婦可謂奇矣然侍御而夫人也者何時無之但夫人而侍御者少耳天下冠儒冠稱又夫者皆愧死矣



杜翁

杜翁沂水人偶自市中出坐墻下以候同游覺少倦忽心者夢見一人持牒揖去  
至一府署送來所未徃一人戴瓦壠冠自內出則青州張某其故人也見杜諭  
曰杜大哥何至此杜言不知何事但有勾牒張疑其誤將為查驗乃囑曰謹  
立此勿他適恐一迷失將難救挽遂去久之不出惟持牒人來自認其誤釋  
令歸杜別而行途中遇六七女郎容色媚好悅而尾之下道趨小徑行十數  
步聞張在後大呼曰杜大哥汝將何往杜迷戀不已俄見諸女入一圭竇心識  
為王氏賣酒者之家不覺擇身門內略一窺瞻即見身在室中與諸小猥同伏  
路默自悟已化承笑而耳中猶聞張呼大惧急以首觸壁聞人言曰小承癩癩

矣還願已滿為人速出門則張候於途責曰固囑勿他往何不聽信幾生  
壞事遂扼手送空市門乃去杜忽醒則身猶倚壁問諸王氏問之果有一  
承自觸死云

小謝

渭南姜部即第多鬼魅常惑人因徙去晉安君頭門之而死救易皆死遂廢  
之里有陶生望三者夙儻好狎妓酒酣輒去之友人故使妓奔就之亦笑內不  
拒而實終夜無所沾染嘗宿部即家有婢夜奔生怪拒不亂部即以是契  
重之家甚貧又有鼓盆之戚茹屋數椽溽暑不堪其熟因請部即假廢  
第部即以其凶故却之生因作續無鬼論獻部即且曰鬼何能為部即以其請

之既諾之往除廳事薄暮置書其中返取他物則書已止怪之仰卧榻上  
靜息以伺其變食頃則步履聲晚之見二女自房中出所止書送還案上  
一約二十可七八並皆姝麗逡巡立榻下相視而笑生寤不動長者趨一足踞  
生腹少者掩口匿笑生覺心搖少者不自持即急肅然端坐不顧女近以  
左手撐髻右手輕批頤頰作小响少者益笑生驟起叱曰鬼物敢爾二女駭  
奔而散生恐夜為所苦欲移床又恥其言不掩乃挑燈讀暗中鬼影憧  
畧不顧瞻夜將半燭而寢始交睫覺人以細物穿鼻奇痒大嚏但聞情  
舌隱隱作笑聲生不語假寐以俟之俄見少女以紙條縋細履行路為伏而  
生生暴起訶之飄竄而去既寢又穿其耳終夜不堪其擾雞既鳴乃寤

無聲生始醒眼終日無所睹聞口既下恍惚出現生遂夜炊將以遠且長者漸  
曲肱几上觀生讀既而掩生卷生怒捉之即已飄散少間又撫之生以手按卷讀  
少者潛於牕後交而手掩生目瞥然去遠立以唾生指罵曰小鬼頭捉得便都  
殺却女子即又不惧因戲之曰房中從送我都不解纏我無益二女微笑轉  
身向灶斫薪漫米為生執爨生顧而笑曰西卿此為不勝慙恥耶俄頃粥熟  
爭以匕箸陶碗置几上生曰感卿服役何以報德女笑云飯中漫合砒酖笑生  
曰與卿夙無嫌怨何至此相加啜已復感爭為奔走生樂之習以為常日  
漸稔接坐傾語密其姓名長者云妾秋容喬氏彼阮家小謝也又研問所  
由來小謝笑曰痴即尚不敢一呈身誰要汝問問第作嫁娶耶生正容曰相

對麗質寧獨無情但陰冥之氣中人心死不樂與后者行可耳樂與居  
者安可耳如不見愛何必泣而佳人如果見愛何必死一狂生二女相顧動容目  
此不甚虐弄之悲時而探手於衷將袴於地亦置不為怪一日錄書未卒業  
而出返則止謝伏案頭格管代錄見生擲筆睨笑近視之雖劣不成書而行  
列踈整生督曰卿雅人也司樂此僕教卿為之乃擁諸懷把腕而教之晝秋  
容自外入色乍變喜息似妬小謝笑曰童時嘗送父學子書久不作遂如夢寐  
秋容不語生喻其喜偽為不覺者遂把而授以筆曰我視卿能此否作數字  
而起曰秋娘大好筆力秋容乃喜生於是折兩紙為範俾共臨摹生另一燈  
讀竊喜其各有所事不相侵擾倣畢祇立几前聽生月旦秋容素不解讀

塗瀉不可辨認花判已自願不如小謝有慙色生莫慰之顏始霽二女由此師  
事生坐為孤背卧為按杖不惟不敢侮爭媚之跡月小謝書居然端好生偶  
替之秋容入慙粉黛滿面痕如綫生百端慰解之乃已因教之讀穎悟非常  
指示一遍無再問者與生競讀常坐終夜小謝又引其弟三郎采非生門下  
年十五六姿容秀羨以金如喜一鈎為贖生令與秋容執一徑滿堂唯晤生  
於此設鬼帳焉部郎聞之喜以時給其薪水積數月秋容與三郎皆能詩  
時相酬唱小謝陰囑勿教秋容生諾之秋容陰囑勿教小謝生亦諾之一日  
生將赴試二女涕泪持別三郎曰此行可以托疾免不然恐履不吉生以告疾  
為辱遂行先是生好以詩詞織切時事獲罪於邑貴介日思中傷之陰

與大夫人稽首  
夫 誤重寫

賂學便誣以行簡淹禁獄中資斧絕乞食於囚人自今已無生理忍一人  
飄忽而入則秋容也以饜其魄生相向悲咽曰三郎慮君不吉今果不謬三  
郎與妾同采赴院申理矣數語而出人不之睹越日部院出三郎遮道聲屈  
收之秋容入獄報生返身往偵之三日不返生愁懣無聊度一日如年歲忽小謝  
空憺惋欲絕言秋容歸經由城隍祠被西廊黑判強押去逼充御膳秋  
容不屈今亦為囚妾馳百里奔波願殆望北郭被老棘刺吾之心痛徹骨  
隨恐不能再空矣因示之足血殷凌波鳥出合三西跛躄而沒部院勘三郎  
素非瓜葛無端代控將杖之撲地遂域異之隨其狀情詞悲惻提生面  
鞠問三郎何人生偽為不知部院悟其冤釋之既歸竟夕無一人更憫小

謝始定惔慙曰三郎在部院被解神押赴冥司冥王以三郎義令托生  
富貴家秋容以狀投城隍又被按察不得入且復奈何生忿曰黑  
老魅何敢如此明日仆其像踐踏為泥數城隍而責之案下吏暴橫如此渠  
在醉夢中耶悲憤相對不覺四漏將殘秋容飄然忽空兩人驚喜急則秋  
容泣下曰今為郎萬苦矣判日以刀杖相逼今夕忽放妾歸曰我無他原以愛  
故既不願固亦不曾玷垢陶秋容勿見譴責生聞少歡欲與同寢曰  
今日願為卿死一女感然曰向受剛尊頗知義理何忍以愛若者殺若乎孰不  
可然挽頸傾頭情均伉儷二女以道難故姑念全消會一道士逢遇生頗謂  
引有鬼氣生以其言異且告之道士曰此鬼大好不擬負他因書二符付生曰



婦授而鬼任其福命如聞門外有哭女者吞符急出先到者可活生拜受婦  
囑二女後月餘果聞有哭女者二女爭奔而去小謝忙急忘吞其符見有喪  
輦過秋容直出入棺而沒小謝不得入痛哭而返生出視則富室郝氏殯其  
女共見一女子入棺而去方共驚疑俄聞棺中有聲急肩發驗女已頓蘇因  
暫寄生齋外羅守之忽聞自問陶生郝氏所詰之答云我非汝女也遂以情  
告郝未深信欲昇婦女不從遲入生齋偃卧不起郝乃識婦而去生就視之  
面龐雖異而光艷不減秋容喜慳過望殷叙平生忽聞嗚呼鬼泣則小謝  
哭於樽厥心甚憐之即移燈往寘磨哀情而衿袖淋漓痛不可解近恍始  
去天明却以婢媪齋送香奩居然翁婿笑暮入帷房則小謝又哭如此六

七夜夫婦俱為慘動不能成合葬之禮生憂思無策秋容曰道士仙人也再往  
求倘得憐救生然之跡道士所在叩伏自陳道士力言無術生哀不已道士笑曰  
病生好纏人合與有緣請渴吾術乃送生來索靜室掩扉坐戒勿相問凡十餘  
日不飲不食潛窺之瞑若睡一日晨與有少女寒手雪寒八州眸暗蕊光艷如人微  
笑曰跋履終夜倦極笑被汝糾纏不了奔馳百里外始得一好廬告道翁載  
與俱來笑待見其人便相交付耳敏昏小謝至女遂起迎抱之翁然合為一杯  
仆地而僵道士自室中出拱手逕去拜而送之及返則女已甦扶置牀上氣漸  
漸舒但犯足呻言趾肢痠痛數日始能起後生應試得通籍有蔡于徑者  
與同譜以事過生晉數日小謝自鄰舍歸蔡望見之疾趨相謁小謝側身感避

心竊怒其輕薄蔡吉生曰一事深駭物聽可相告否詰之答曰三年前少妹  
文須徑面之使而失其尸至今疑念適見天人何相似之深也生笑曰山荆陋劣何  
足以方若妹然既係同譜義即空切何妨一獻妻好子乃入內使小謝衣衾裝出蔡  
大驚曰真吾妹也因而泣下生乃具述本末蔡喜曰妹子未死吾得速歸用慰  
嚴慈遂去過數日舉家皆生後往果如所言

異史氏曰絕世佳人求一而難之何處得兩哉膏千古而一見惟不私奔女者  
能違之也道士其仙耶何術之神也苟有其術醜鬼可交耳

徼鬼

范生者宿於逆旅食後燭而假寐忽一婢來襖衣置衽上又有鏡奩掃蓬

二列案頭乃去俄一少婦自房中出發篋匣開奩對鏡栉掠已而髻已而簪  
顧影徘徊甚久前婢來進盥沃盥已捧帨既持沐湯去婦解襖出裙帔炫  
然新製就着之掩衿提頰結束周空范不語中心疑怪謂必奔婦將嚴裝  
以就客也媼裝訖出長帶垂諸梁而結焉訝之婦泛容改雙鬢引頸受篋才  
一着帶口即含眉即墜方出吻兩寸許補已怪變如鬼大駭奔出呼告主人  
驗之已渺主人曰曩子媼徑於是母乃此子時異哉既死猶作其狀此何說也

異史氏曰寬之極而空於自畫苦笑然前為人而不知後為鬼而不覺所最  
難堪者東裝待帶時耳故死后頓忘其他而獨於此際此境猶歷一  
作是其所極不忘者也

吳門畫工

吳門畫工某忘其名喜繪呂祖每想像而神會之希幸一遇處結在念靡  
刻不存一日值羣丐飲郊郭廟內一人敝衣露肘而神采軒豁心忽動疑為呂祖  
諦視覺愈確遽捉其臂曰君呂祖也丐者大笑某堅執為是伏非不起丐  
者曰我即呂祖汝將奈何某叩頭但所指教丐者曰汝能相識可謂有緣然  
此處非語所及剛當相見也再欲遮廟轉時已不覺嘆而歸室夜果夢呂  
祖來曰念子老慮常疑特來一見但汝骨氣貧吝不能為仙我使子見一人可也即  
向空一招遂有一麗人跣空而下服飾如貴嬪容光祀儀煥映一室呂祖曰此董  
娘也子審誌之既而又問記得否答已記之又曰勿忘却俄而麗者去呂祖亦去

醒而異之即夢中所見肖而藏之終亦不解所謂後數年偶游於都會

董妃甕

上念其賢將為肖像諸工羣集口授心擬終不能似其忍觸念

夢中人得無是即以圖呈進宮中傳覽皆謂神肖由是授官中書譚不受賜  
萬金於是名大譟貴戚家爭遺重幣乞為先人傳影但懸空摹寫固  
不曲似決唐之制累數巨萬其來無不拱金曾見其人

林氏

書法

濟南戚安期素佻達喜狎姬妻婉飛之不聽妻林氏笑而賢會北兵入境被俘  
去暮宿途中欲相犯林偽諾之適兵佩刀繫牀頭急抽刀自剄死兵舉而安諸  
野次日拔舍去有人傳林死戚痛悼而往視之有微息負而歸目漸動稍嘔呻

扶其頭以竹管滴漉漉飲能咽戚撫之曰卿萬一能活相負者必置凶折半平  
林平渡如故但首為頭痕所牽常若左顧戚不以為醜愛戀逾於平昔曲巷之游  
從此絕迹林自覺形穢將為置後戚執不可居數年林不育因勸納婢戚曰  
業誓不二鬼神寧不酬之即似續不承亦吾命身若未應絕卿豈老不能生  
者耶林乃托疾使戚獨宿遣婢海棠襪被卧其牀下既久陰以宵情問婢  
言無之林不信室及戒婢勿往自詣婢所卧少聞聞牀上喘息已動潛起登牀  
捫之戚醒問誰林耳語曰我海棠也戚却拒曰我有盟誓言不敢更也若母似棄  
年尚須汝奔就耶林乃下牀出戚自是孤眠林使婢托已往就之戚念妻生平  
曾未肯作不速之客疑焉摸其頭無三痕知為婢又吐之婢慙而退既明以情

告林便速嫁婢林笑云若亦不必過執倘得一丈夫子即亦幸甚戚曰為誓盟  
誓鬼責得及尚望延宗嗣乎林翼日笑語戚曰凡農家者流苗與秀不可  
知播種常例不可違晚明耕耨之期坐笑戚笑會之既夕林戒燭呼婢使臥  
己衾中戚入就榻戲曰何人來笑深愧錢轉不利負此良田婢下語既而舉事  
婢小語曰私處小憧顛猛不任戚禮意温卽之事已婢偽起溺以杯易之自此  
時值落紅輒一為之而戚不知也未幾婢腹震林每使靜坐不令給役於前故  
謂戚曰妾勸兩婢而君弗聽設爾日有妾時若候信之文而得孕將後如何戚  
詞意新此  
曰留憤當母林乃不言無何婢舉一子林特買乳媪祀養母家積四五年又  
產一子一女長子名長生已七歲就外祖家讀林半月輒托歸寧一往省視婢年



益長戚時，但遣之林，輒諾。婢曰：「畏兒女林，遂其願，竊為上駭。」遂詣母所，謂  
戚曰：「謂我不嫁，海棠母家有義男，業配之。又數年，子女俱長，成佳戚。初  
度林先期治具為候，官友戚嘆曰：『歲月駑過，忽已半世。幸各強健，家亦不  
空凍餒所闕者，膝下一點。』」林曰：「君執物不從，妾言夫誰怨，恐欲得男而亦非難。  
何況一也？」戚解頰曰：「既言不難，明日便索而男。」林言易耳，易耳。早起命駕，至  
母家，嚴妝子女，載與俱歸。入門，令雁行立，呼父叩祝千秋，拜已而起，相顧喜笑。  
戚駭怪，不辭。林曰：「君索而男，妾添一女，始為詳述本末。」戚喜曰：「何不早告？」曰：「早  
告，恐絕其母。今子已成，立尚可絕乎？」戚感極，涕不自禁，乃迎婢，婦偕老焉。  
有以夢為結，如林者，可謂醒矣。

胡天姑

益都岳于九家有狐崇布帛器具輒被拋擲鄰堵蓄細葛將取作服見捆  
卷如故辭視則邊實而中虛悉被剪去諸如此類不堪其苦亂詬罵之岳  
戒止云恐狐闖狐在梁上曰我已聞之矣由是崇益甚一日夫妻臥未起狐揖  
衾服去各白身躡床望空哀祝之忽見好女子自窗入擲衣牀頭視之不  
甚修長衣絳紅外襲雪花以甲岳看衣揖之曰上仙有意岳願即勿相擾  
請以為女如何狐曰我齒較汝長何得妄自尊又請為姊妹乃許之於是命家  
人皆呼以胡天姑時顏頤張八公子家有狐居樓上恒與人語岳聞識之否答  
云是吾家喜姨何得不識岳曰彼喜姨曾不擾人汝何下效之狐不聽擾

如故猶不甚崇他人而崇崇其子婦子履襪簪珥往棄道上每食輒於  
粥椀中埋死鼠或糞穢婦輒擲椀罵駭狐並不禱免岳祝曰兒女輩皆  
呼汝姑何畧無尊長體耶狐曰教汝子出若婦我為汝媳便相安矣子婦罵  
曰淫狐不自慙欲與人爭漢子即時頓坐衣笥上忽見濃烟出尻下熏熱如  
籠啟視箴裳俱燼刺一二事皆姑服也又使岳子出其婦子不應過數日  
又促之仍不應狐怒以石擊之額破裂血流幾斃岳益患之西山李成文善  
符水因幣聘之李以泥金寫紅絹作符三日始成又以鏡得槌上捉作柄編烙  
室中使童子隨視有所見即急告至一處童言墻上若犬伏李即執手書  
符其處段而禹步庭中呪移時即見家中犬承並來帖耳戩尾若聽教命

李揮曰去即然魚貫而去又見羣鴨即來又揮去之已而雞全李指一雞  
大叱之他雞俱去此雞獨伏文曰異長鳴曰予不敢矣李曰此物是家中所作紫  
姑也家人並言不曾作李曰紫姑今尚在因共憶三年前曾為此戲怪異  
即自爾日始也徧搜之見舅偶猶在廐梁上李取投火中乃出一酒甌三呎三  
叱雞起徑去聞甌口言曰岳四很哉數年後當復來岳乞付之湯火李不  
可携去或見其壁間挂數十瓶塞者皆狐也言其以次從之出為祟因此  
獲聯金房為奇化員云

細侯

昌化滿生設帳於餘杭偶涉塵市徑臨街閣下忽有芬勃散墜肩頰仰視

一雖姬僑閣上妖姿要妙不覺注目發狂姬倚哂而入詢之知為倡樓賈氏女細  
笑也其聲價頗高自顧不能適願歸齊冥想終宵不枕明日往投以刺相  
見言笑甚懽心志益迷托故假貸同及人敝金如千携以赴女歛洽臻坐即枕  
上口占一絕贈之云膏膩銅盤夜未央牀頭小語麝蘭香新髮翠眉日重妝  
風無雲夢寐王經辰感然曰妾雖污賤每願得同心而事之君既無嫌  
視妾可當家否生大悅即叮嚀堅相約他日亦喜曰吟咏之事妾自謂無難  
每於無人處欲佻作一首恐未能便佳為觀聽所訕倘得相送幸教妾也因州  
生家田產幾何答曰薄田半頃破屋數椽而已他日曰妾歸君後當長相守  
勿漫設張為也四十畝聊足自給十畝可以種黍織五足絹納太平之稅有餘矣

開戶相對君讀妾儼暇則詩酒可遣千戶妾何足貴生曰卿身價略可幾多  
曰依媪貧老何能盈也多不過二百金足矣可恨妾齒稚不知重貴財得輒歸  
母所私甚富者區區無多若能辦百金過此即非所慮生曰小生之落寞卿所知  
也百金何能自致有同盟友令於湖南屢相見招僕以道遠故憚於行今為卿  
故當往謀之計三四月可以歸役幸耐相候細房諾之生即棄館南游至則令  
已免官以累悞者民舍官囊空虛不能為禮生落魄難返就邑中授徒焉  
三年其能歸偶嘗弟子弟子自溺死東翁痛于而訟其師因被逮問罪有  
他門人憐師無過時致醜遺以是得無苦細房自別生杜門不交一客母語知  
故不可奪亦姑聽之有富賈某某細房為託媒於媪務在必得不靳直細房

不可賣以負販詣湖南敬伯生耗時微已將解賈以金賂當事更便久餉之  
婦告媪云生已瘦死細侯疑其信不確媪曰無論滿生已死縱或不死與其後  
窮措大以椎布終也何如衣錦而厥梁而乎細侯曰滿生雖貧其骨清也守齷齪  
商談非所願且道路之言何足憑信賈又轉囑他商假作滿生他命書寄細侯  
以從其望細侯得書惟朝夕哀哭媪曰我自幼於汝撫育良幼汝成人二三年所得  
報者日亦無多既不願籍籍即又不嫁何以謀生活細侯不得已遂嫁賈以衣  
服簪珥供給豐侈年餘生一子無何生得門人力告賈而出始知賈之餉已也慙念  
素無卻反役不得其由門人義助資斧以歸院聞細侯已嫁心甚激楚因以所  
苦託布媪賈獲者達細侯大悲方悟前此多端悉賈之詭謀乘賈他出

殺柩中兒携所有亡婦滿匱賣家服飾一無所取曹婦怒質於官。原其情置  
不問嗚呼奇亭侯之婦漢亦復何殊願殺子而行亦天下之忍人也

### 狼三則

有屠人負肉歸日已暮歛一狼來瞰擔中肉以其涎垂步亦步尾行數里  
屠惧示之以刃則稍却既走又送之屠無計默念狼所欲者肉不如好懸諸樹  
而蚤取之遂鉤肉懸之桂樹間示以空。狼乃止屠即逕歸昧爽往取肉遙  
望樹上懸巨物似人益死狀大駭遂巡近之則死狼也仰首審視見口中含物  
肉鉤刺狼脰如魚吞餌時狼革價昂直十餘金屠小裕高榑木求魚狼則  
罹之亦可笑已



一屠晚歸擔中肉盡止有利骨途中兩狼綴行甚遠屠惧投以骨一狼得骨止一狼仍從復投之後狼止而前狼又至骨已盡而兩狼之並驅如故屠大窘恐前後受其敵顧野有麥場主積薪其中苫蔽成丘屠乃奔倚其下弛擔持刀狼不敢前眈眈相向少時一狼徑去其一犬坐於前久之目似瞑意暇甚屠暴起以刀劈狼首又數刀斃之方欲行轉視積薪後一狼洞其中意將隧入以攻其後也身已半入止露尻尾屠自後斷其股亦斃之乃悟前狼假寐蓋以誘敵狼亦黠矣而頃刻兩斃為數之變詐幾何哉止增笑耳

一屠暮行為狼所逼道傍有夜耕者所遺行室奔入伏焉狼自苫中探

爪入屠急捉之令不可去顧無計可以死之惟有小刀不盈寸遂割破爪下皮以吹氣之法吹之極力吹移時覺狼不甚動方得以帶出視則狼脹如牛腹直不能屈口張不得闔遂首之以歸非屠烏能作此謀也三事皆出於屠則屠人之殺殺狼亦可用也

美人首

諸商寓居京舍與鄰屋相連中隔板壁板有松節脫處穴如錢忽女子探首入視鳳髻絕美旋伸一臂潔白如玉衆駭其妖欲捉之之已縮去少頃又至但隔壁下見其身奔之則又去之一商格刀伏壁下俟首出暴決之應手而落血濺塵土衆驚告主人主人惧以其首高建諸商鞠之特荒唐淹繫半年迄無情詞亦未有以

人命訟者乃釋商瘞女首

劉亮采

聞濟南懷利仁言劉公亮采狐之後身也初太翁居南山有叟造其廬  
自言胡姓胡所居曰只在此山中胡處人少惟我兩人可與數晨夕故來相拜識  
因與接談詞旨便利悅之治酒相歡醺而去越日復來愈益款厚劉云自蒙  
下文分即最深但不識家何里焉所胡與居胡曰不敢詳實山中之老狐也  
與若有夙因故敢內交門下同不能為翁福亦不敢為翁禍幸相信勿駭劉  
亦不疑更相契重即叙年齒胡作兄往來如昆季有小休咎亦以告時劉之嗣  
里忽云公勿憂我當為若後劉訝其言怪胡曰僕筭數已盡投生有期矣

與其他適何如生故人家劉曰仙壽萬年何遂及此叟搖首云非汝所知遂去  
夜果夢叟來曰我今寤既醒夫人生男是為劉公之長身短言詞敏新  
絕類胡少有才名壬辰成進士為人任俠急人之急以故秦楚燕趙之客趾  
錯於門借酒賣餅者門前成市焉

蕙芳

馮二混居青州東門內以貨麵為業家貧無媼與母共作苦一日媼獨居忽有  
美人來年可十六七椎布甚朴而光華如人媼驚顧窮詰女笑曰我以貧即誠  
篤願委身母家媼益驚曰娘子天人有此一言則折我母子數年壽女固請  
之喜必為妾門上人拒益力女乃去越三日復來晉連不去問其姓氏曰母肯納

我乃言不然固無庸問媪曰貧賤備保骨得婦如此不祥亦不祥女笑坐  
牀頭戀々殊殷媪辭之言娘子宜速去勿相禍女乃出門媪視之西去又數日  
西巷中呂媪來謂馬曰鄰女重葺芳孤而無依自願為賢即婦胡弗納馬以  
所疑慮具白之呂曰烏有此耶如有半謬然在老身馬大喜諾之呂既去媪掃  
室布席將待子婦往娶之日將暮女懸愁自室入室奈母起拜盡禮告媪曰  
妾有兩婢未得母命不敢進也媪曰我母子守窮廬不能役婢僕日得蠅頭  
利僅足自給今增新婦一人嬌嫩坐食尚恐不充飽益之二婢豈吸風所能  
活耶女笑曰婢來亦不費母度支皆能自得食問婢何在女乃呼秋月秋松  
未及已忽如飛鳥墜二婢已立於前即令伏地叩母既而馬歸母迎告之馬喜

入室見翠棟雕梁侔於宮殿中之几屏以縑幙光耀奪視驚極不敢入女下  
牀迎笑睹之若仙益駭却退女挽之坐與溫語馬喜出非分形神若不相屬即  
起欲出行活女止曰勿須因命二婢治具秋月出一革袋執向扉後栴以撼擺之  
已而以手探入壺盛酒样感笑觸類熏騰飲已而寢則花鬪錦裯溫感非常  
天明出門則第廬依舊母子共奇之媪詣呂所將跡所由入門先謝其媒合  
之德呂訝云久不拜訪何鄰女之曾託乎媪益疑其言湍妾呂大駭即同媪  
來視新婦女笑迎之極道作合之義呂見其惠麗愕眙良久即亦不辭唯  
而已女贈白木搔具一事曰無以報德姑奉此為媵以爬背身呂受以歸審視  
則化為白金馬自得婦頓更舊業門戶一新冑中貂錦無數任馬駭着而

而出室門則為布素但輕煖耳女所自衣亦然積四五年忽曰我謫降人阿  
十餘載因與子有言遂暫留止今別矣馬苦留之女曰請別擇良偶以承  
上廬其妻我歲月當一空焉忽不見馬乃娶秦氏後三年七夕天妻方共語女  
忽入笑曰新耦良惟不念故人耶馬驚起愕然曳坐便道衷曲女曰我適送  
得汝渡河乘阿一相望耳兩相依不語無休止忽空際有人呼甚息女急起  
作別馬阿其誰曰余適同双成姊來彼不耐久伺矣馬送之女曰子九哥八旬至  
期汝來收爾骨言已遂逝今馬六十餘矣其人但杜諾無他長

異史氏曰馬生其名混其業藝甚息芳姿取哉於此見仙人之貴杜諾誠  
篤也余嘗謂友人若我與爾鬼狐且棄之笑所是不愧於仙人者惟混耳

山神

益都李會斗偶山行值數人籍地飲見李室謹默並起曳入座競觴之視  
其杯饌雜陳珍饈移時飲甚惟但酒味薄潘忽遇一人來面狹長可二  
三尺許冠之高細稱是衆驚曰山神至矣即都紛一四去李亦伏匿坎窞中  
既而起視則肴酒一無所有惟有破陶器貯溲溺瓦片上盛蜥蜴數枚而已

徐慈長臨淄人

徐慈長臨淄人居城東之磨房莊業儒未成去而為吏偶適姻家道出于氏  
宿宮簿暮醉歸過其處見樓閣繁麗一吏當戶坐徐酒渴思飲揖求  
求將吏起邀客入升堂授飲已叟曰噫暮難行妨留宿早旦而發如何也



徐亦疲殆樂尊所請與命家具酒奉客即謂徐曰老天一言四姪孟浪即若  
清明令望可附昏因有幼女未字欲充下陳幸垂援拾徐謝謂不知所對與  
即遣伴告其親族又傳語令女郎妝束頃之戎冠博帶者四五輩先後  
並室女郎亦炫妝出安容絕俗於是交坐宴會徐神魂眩亂但欲速寢酒  
致行既罷不任乃使小鬟引夫婦入幃館同爰止徐問其族姓女自言蕭  
姓行七又漫細審門州女曰身雖賤陋配更何當不辱實何苦研窮徐溺  
其意款晤備室不漫他疑女曰此處不可為家審知汝家姊其甚平善或不  
物阻歸除一言行將自室耳徐應之既而加臂於身奄忽就寐既覺則抱中已  
空天色大明松陰翳曉身下藉黍穰足許厚歎嘆而歸告妻戲為除館

設榻其中階門出曰新娘子今夜至矣因與共笑日既暮妻戲曳徐啓門曰  
新人得無已在室耶既入則美人華妝坐榻上見二人入橋起迎之夫妻大愕女掩  
口局而笑參拜恭謹妻乃治具為之合歡女早起搭作不待驅便一日謂徐姊  
姊輩俱欲來吾家一望徐慮信卒無以應客女言曰却知吾家不饒將先費  
饌具來但煩吾家姊烹飪而已徐告妻之諾之晨炊后果有人荷酒載米糶  
担而去妻為職庖人之役哺后六七女郎室長者不過四十以米圍坐並飲喧笑  
盈室徐妻伏窗以窺惟見夫及七姐相向坐他客皆不可睹北斗挂屋角謹然  
始去女送客未返妻入視案上杯杌俱空笑曰諸婢想俱醉遂如狗舐舐舐  
女還殷相勞奪器自條促嬌安眠妻曰客臨吾家便自備飲饌亦大笑話

明日合另邀致俞數日徐送其妻言便其後召客室恣喜飲噉惟苦四臂力  
加七箸徐問之羣笑曰夫人謂吾輩惡故吾以待詞人座間一女年十九素爲偏裳  
云是新寡女呼爲六姊情態妖艷善笑能口與徐漸洽輒以諧語相嘲行觴以徐  
爲錄事禁笑詎六姊頻犯連引十餘爵酩酊迷運醉芳體嬌懶挂弱難持無  
何去去徐燭而覓之則臥寢暗幃中近接其吻亦不覺以手探衿私意增起心旌  
方搖席中絲喚徐即乃言理其衣見袖中有綾巾竊之而出迨於反夾衆客離  
席六姊未醒七姐入搖之始呵欠而起繫裙理髮送衆去徐拳懷念不釋於心  
將於空處展玩遺巾而覓之已渺疑送客時遺落途間執燈細照階際都漫  
烏有意頭不自得女問之徐漫應之女笑曰勿詐語巾子人已將去徒勞心目徐

驚以實告且言懷恩女曰彼與君無宿分緣止此耳問其故曰彼前身曲中女君  
為士人見而悅之為西親所阻去不得遂感疾帖危使人語之曰我已不起但得着  
來獲一柶其肌膚死無憾彼感此喜諾如所請適以冗竊未遑往過夕而至  
則病者已殞是前世與君有一柶之緣也過此即非所望後設是再招諸女惟六  
姊不定徐疑女妨願有怨鬱女曰謂徐曰君以六姊之故妄相見罪彼實不肯  
至於我何尤今年之好行將別矣請為君極力一謀用解之前之惑彼雖不  
來寧禁我不往登門就之或人定勝天不可知徐喜從之女握手飄若履  
虛頃刻至其家苦壁廣堂門戶曲折與初見時無少異岳父母並出曰杜  
女久蒙溫煦老身以殘年兼備有疎者問或當不怪耶即張筵作會女便恂

諸姊妹母云各歸其家惟六姐在耳即喚婢請六娘子來久之不出女入曳之以  
至俯首聞嘿不似前此之諧少時嫂媪辭去女謂六姊曰姐高自重使人怨我  
六姊微哂曰輕薄即何宜相近女執西人殘厄福便易似曰已接矣作態何  
為少時七姐去室中止餘二人徐遽起相逼六姊宛轉撐拒徐牽衣長跽  
而哀之色漸和相携入室裁後襦結忽聞喊嘶動地火光射牖六姊大驚  
推徐起曰禍事忽臨奈何徐忙迫不知所為而女即已竄避無迹矣徐悵然少  
坐屋宇益失獵者十餘人按薦搗格刃而坐驚問何人夜伏於此徐托言迷途  
因告姓字一人曰適逐一狐見之否答云不見細認其老妪乃于氏孫宮也快  
而歸猶與七姐漫坐晨占雀喜夕卜燈花而竟無消息矣董玉珖談

亂離二則

學師劉芳輝京都人有妹許聘戴生出閨有日突值北兵入境父兄恐細弱為累謀故送戴家修飾未竟亂兵行入父子分竄女為牛录俘去從之數日殊不少狎夜則卧之別榻飲食供奉甚殷又掠一少年來年與女相上下儀采都雅牛录謂之曰我無子將以汝從統緒肯否少年唯唯又指女謂曰如肯即以此為汝婦少年喜願從所命牛录乃使同榻浹洽甚樂既而枕上各道姓氏則少年即戴生也

陝西某公任鹽秩家累不送值妻環之變故里隔為濫計數音信隔絕後亂平遣人探聞則百里絕烟無處可詢消息會以復命入都有老嫗役喪

偶有不能道娶公賚救命便買婦時入兵亂旋俘獲婦口無異插標  
市上如賣十馬遂携金就擇之自不少不少不敢問少艾中一媪甚愁  
遂請以歸媪坐牀上細認曰汝非某班役耶問所自知曰汝送我兒服役胡不識班  
役大駭急告公視之果母也因而痛哭倍償之班役以金多不肯謀媪見一  
婦年三十餘風範超悅因贖之既行婦且走且顧曰汝非某班役耶又驚問之  
曰汝送我夫服役如何不識班役孟駭導見公視之真其夫人又悲失聲一  
日而母妻重聚喜不可已乃以百金為班役娶美姪焉喜必公有大德所以  
鬼神為之感應惜言者忘其姓字秦中或有能道之者

異史氏曰矣崐之禍玉石不分誠然哉若公一門是以聚而傳者也董思白

之後僅有一孫今亦不得奉其祭祀亦朝士之責也悲夫

### 秦蛇

泗水中舊有禪院四無村落人跡罕及有道士棲止其中或言內多大蛇  
故遊人益遠之一少年入山羅鷹入院深無所歸宿適見柵若趨役之道  
士驚曰居士何來幸不為兒輩所見即命坐具禮粥食未已一巨蛇入粗  
十餘圍昂首向客怒目電睨客大惧道士以掌擊其額呵曰去蛇乃俯  
首入東室蜿蜒移時其軀始盡盤伏其中一室盡滿客大惧搖教道士曰  
此平時所豢養有我在不妨所患者客自過之耳客甫坐又一蛇入較前略小  
約可五六圍見客遽止睽悞吐舌如前狀道士又叱之亦入室去室無即處半



遶梁間壁上土搖落有聲客益惧終夜不寢早起欲歸道士送之出屋  
門見墻上階下大如盞墜者行卧不見生人皆有吞噬狀客惧依道士肘腋  
而行便送出谷口乃歸

余御有客中州者寄宿蛇佛寺僧具晚餐而湯甚美而段以白圓類雞  
頭疑問寺僧殺雞幾何遂得多頭僧曰此蛇段耳客大驚有出門而哇者既  
寢覺胸上蠕蠕摸之則蛇也頓起駭呼僧起曰此常事烏足駭怪因以火灼壁  
間大小滿墻榻上下皆是也次日僧引入佛殿佛座下有巨井中蛇粗如巨甕  
探首井邊而不出藝火下視則蛇子蛇孫以數百萬計族居其中僧云昔  
蛇本為害佛坐其上以鎮之其患始平云

雷公

亳州民王從阿其母坐室中值小雨冥晦見雷公持鎚振翼而入大駭急以器中便溺傾注之雷中沾穢者中刀斧反身疾逃極力展騰不得去顛倒庭際嗥聲如牛天上雲漸低漸與簷齊雲中蕭蕭如馬鳴與雷公相應少時雨暴澍身上而器濁盡洗乃作霹靂而去

菱角

胡大成楚人其母素奉佛成後塾師讀道由觀音祠母囑過必入叩一日至祠有少女挽兒遨戲其中髮裁掩頭而風致媚然時成年十四心好之問其姓氏女笑云我祠西焦畫工女菱角也則將何為成又問有婿家無女耶愁曰無也成言

我為若婿好否女慚云我不能自主而眉目澄上下脫成意似欣屬焉成乃出女  
追而逆告曰崔爾誠吾父所善用為媒無不諧成曰諾因念其慧而多情益傾  
慕之歸尚母實白心願母止此兒常恐拂之即浼崔作冰焦責聘財奢事已不  
就崔極言成清族羨才焦始許之成有伯父老而無子授教職於湖北妻卒任  
所母遣成往奔其喪數月將歸伯又病亦卒淹留既久適大寇據湖南家耗遂  
隔成竄民間弔影孤惶而已一日有媪年四十八九縈迴村中曰是不去自言離亂因  
歸將以白鬻或問其價言不屑為人奴亦不願為人婦但有母我者則從之不較直  
則者皆笑成往視之面目間有一二頭肖其母觸於懷而大悲自念隻身無縫幼  
者遂邀歸執子禮焉媪喜便為炊飯織屨劬勞若母拂意輒譴之而少有疾

苦則濡煦過於所生。思謂曰：此處太平，幸可無虞。然兒長矣，雖在鷄豚大倫，不可廢。三兩日，嘗為兒娶之。成泣曰：兒自有媼，但阻南北耳。媼曰：大亂時，人事翻覆，何可保？待成又泣曰：無論結髮之盟，不可背。且誰以媼女付汝？媼人媼不答，但為治室。庶晷  
衾枕其周備，亦不識所自來。一日，既夕，戒成曰：媼坐勿寐，我往視新婦來也。未遂  
出門去。三更既盡，媼不返心，大疑。俄聞門外聲，出視，則一女子坐庭中，蓬首啜泣。  
驚問何人，亦不語。良久，乃言曰：娶我，果即亦非福，但有死耳。成大驚，不知其故。女曰：  
我少受聘於胡大成，不喜。胡北去，音信斷絕。父母強以我歸汝家，身可致老，不可  
奪也。成聞而哭曰：即我是胡某卿，菱角耶？女收涕而駛，不信。相將入室，即燈審  
願曰：得無夢耶？於是轉悲為喜，相道離苦。先是亂後，湖南百里餘地，無類佳。携

家竄長沙之東又受周生聘亂中不能成禮期是夕送諸其家女泣不盟櫛冢  
中強置車中空途次女顛墜車下遂有四人荷肩輿空云是周家迎女者即扶升  
輿疾行者飛空是始停一老媪曳入曰此汝夫家但勿哭汝家婆且晚將空笑  
乃去成詰知情事始悟媪神人也夫妻焚香共禱願得母子沒聚母自戎馬戒嚴同  
僂人婦奔伏澗谷丁役譟言寇空即並張皇四匿有童子以騎授母急不暇問  
扶肩而上輕迅剽激瞬息空湖上馬踏水奔橋蹄下不波無何扶下指一云  
此中可居母將啓謝回視其馬化為金毛吼高丈餘童子趨乘而去母以手扞門  
豁然啓扉有人出問怪其音熟視之戎也母子抱哭婦亦驚起一門歡慰疑  
媪為丈士現身由此持觀音徑祝益履遂阮寓湖北治田廬焉

餓鬼

馬永齊人為人貧無賴家卒屢空御人戲而名之餓鬼年三十餘日益窶衣  
百結羈兩手交其肩在市上攫食人盡棄之不以齒邑有朱叟者少携妻居  
於五都之市樵業不雅暮歲歸其御大為士類所口而朱潔行為善人始不  
禮貌之一日值馬攫食不償為肆人所苦憐之代給其直引婦贈以數百俾作  
本馬去不肯謀業坐而食無何其身浸匱乃踰壙轍而常惧與朱遇去之臨邑  
暮宿學宮冬夜凜寒輒摘聖賢題上梳而煨其板學官知之怒欲加刑  
馬哀免願為先生財學官喜從之去馬探其生殷富登門強索其故  
挑其怒乃以刀自剄誣而控諸學官勒取重賂始免申黜諸生因而共憤

公質縣君。庶得實筭四十倍其頸三日斃焉。是夜朱叟夢馬冠帶而入。曰負公大德。今來相報。阮寤。妻舉子。叟知為馬名。以馬兒少不慧。喜其能讀。二十餘。竭力往。紀得入邑。汗後。考試寓旅。即晝卧牀上。見壁間。悉糊舊紙。視之。有大之性。四句題。心畏其難。讀而志之。八場。適是其題。錄之。得優等。食餼馬六十餘。補臨邑訓導。官數年。富無一道。義文惟袖中出。青紙則作。麟。麟笑不則。睫毛一寸長。校者不相識。偶大令以諸生小故。判令薄懲。輒酷。校如治盜賊。有訟士子者。即富來叩門矣。如此多端。諸生不復可耐。而年近七十。權權聲。積每向人物。色黑鬚。藥有狂生。某對苗根。恰之天明。共視如廟中。望靈帝。狀大怒。徇注。已早。皮去。以此惜氣中。倍數月而死。

考弊司

聞人生河南人抱病徑日見一秀才入伏謁牀下謙抑盡禮已而請生少步把臂  
長語刺且行數里外猶不言別生佇足拱手致辭秀才云更煩移趾僕有一  
事相求生問之答云吾輩悉屬考弊司轄司主名虛壯鬼王初見之例應割  
髀肉浼君後類月生驚問何罪而至於此曰不必有罪此是舊例若豐於賄  
者可贖也然而我貧生曰我素不裕鬼王何能效刀曰君前世是伊大父行臣  
可聽泛言次已入城郭空一府署解字不甚弘敞惟一堂高廣堂下兩碣東  
西立綠書大於栲栳一云孝弟忠信一云禮義廉耻踏階而進見堂上三扁  
大書考弊司楹門板雕翠字一聯云曰校曰序曰序兩字德行陰教化上士



中士下士一堂禮樂鬼門生游覽未已官已出鬢髮點背者數百年人而鼻  
孔撩天唇外傾不承其齒從一主簿吏虎首人身又十餘人列侍半倅半若  
山精秀才曰此鬼王也生駭極欲却退鬼王已睹降階揖生上便問與居生但諾  
又問何事見臨生以秀才喜且白之鬼王已亦曰此有成例即父命所不敢承  
氣象森凜似不可入一詞生不敢言驟起告別鬼王側行送之空門外始返生不  
歸潛入以觀其變至堂下則秀才已與同輩數人交臂磨指儼然在徽纆中  
一倅人持刀來裸其股割片肉可駢三指許秀才大哭欲復生少年負義我情不  
自持大呼曰慘如此成何世界鬼王放馬起誓命止割橋腹此生之忿然已出編  
告市人將控上帝或笑曰迂哉諒其尉答君之何處不頁上帝而訴之冤也此輩惟

與閻羅近呼之或可應身乃示之途趨而往果見殿陛威赫羅方坐伏  
階號屈王名訊已立命諸鬼綰纜提鎚而去少頃鬼王及秀才並坐審其情  
確大怒曰憐爾夙世攻苦暫委此任候生貴家今乃敢爾其去若善助增  
若惡骨罰令生一世不得發迹也鬼乃置之仆地顛落一齒以刀割指端抽  
筋出亮白如絲鬼王呼痛聲類斬承手是並抽訖有二鬼押去生稽首而出  
秀才泣其後感荷殷々挽送過市見一戶垂朱簾內一女子露半面容狀  
絕美生問誰家秀才曰此曲巷也既過生低徊不能舍遂堅止秀才秀才曰  
君為僕來而今臨以去心何必生固辭乃去生望秀才去遂急趨入簾內  
女接見喜形於色入室促坐相道姓名女自言柳氏小字秋華一嫗出為具

有酒：闌入帷帷愛侏濃切：訂昏嫁既曙媼入曰薪水告竭要耗即若  
金貲奈何生頓念腰橐空慮虛惶愧無聲久之曰我實不曾携得一文宜  
署券保婦即奉酬媼亦变色曰曾聞夜度娘索通欠耶秋華頓感不作  
一語生暫解衣為質媼持笑曰此尚不能償酒且自啜：不揣老與女俱入生  
慙福時猶異女出展荆再訂前約久無音潛入窺之見媼與秋華自  
肩以上化為牛鬼目睽：相對立大懼趨出欲歸則百道岐出莫知所泛問之  
市人亦無知其村名者徘徊屋肆之間歷兩旬恍妻喜言酸響惕鳴厭進  
退無以自決忽秀才過望見之驚曰何尚未歸而爾爾者此生靦顏莫對  
秀才曰有之矣得勿為花夜叉所迷耶遂感氣而往曰秋華母子何處不

女施面目即去少時即以衣來付生曰信如無禮已而得之生遂去  
而去生暴絕三日而甦言之歷

### 閻羅

沂州徐公曰生自言夜作閻羅主州有馬生亦悉徐公聞之訪諸其家問馬  
昨夕冥中處分何事馬言無他事但送左羅右升天上下墮蓮花乃大  
如屋云